

當今戲劇叢書

風聲鶴唳

周劍塵著

建國書店總經售

114



J
102523
114

書叢劇戲今當

風 聲 鶴 唳

著 歷 劍 周

☆當今通曉書文

風	聲	鶴	唳	風
聲	鶴	唳	風	聲
鶴	唳	風	聲	鶴
唳	風	聲	鶴	唳

風聲鶴唳

行發社版出今當

曹主

字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曹

主約復，號安之，有靈圖才略，謀符靈入運，安舉玄戰，歷北方，以精銳八千破

青 塵

晉時前漢之生，號前秦代地，信任客卿王猛。國政修明，為五胡最盛之國。

秦皇與猛，情好相若，猛對部下賞罰不明，中將愛好猛色，故前秦必大為禍。

猛年約三十五歲，因互相相善，故稍見蒼老。

癡 癡

字子元，初拜蜀郡太守，定蜀，攻前秦，威名日甚，官至大司馬，有餐露飲露之

癖，惟忌名貴謝安等，故暫不敢爾，酒後常告人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

獲臭名。」直秦以當時之賄賂散人，力主和議，事洩喪生，年約五十五歲，作賦

作履歷，顯明三國之遺蹟。

癡 癡

酒徒，前秦時守關，桃溪之弟，年少英俊，身體魁梧，為秦國大將，後將猛後

徵源功，推發烟，事次公，難志日遠，有取而代之意，與猛愛姬莊愛戀之心

若彼，故源時則託其主，使猛流解，約年二十七歲，勇猛過人。

吳 姬

年約三十，美麗活潑，聰穎過人，情紅顏薄命，先為桓溫寵房，因答禮而為秦苻

堅愛，姬中允於桓溫之手，母為女僧，孤苦伶仃受人之玩弄，惟思鄉愛國之心不

落人後，對王凝頗有愛重，惜環境所限，惟鬱鬱耳，好音樂，略知文。

朱道義

五短身材，奸險虛偽，助秦謀吞故國，頗立功勳，情好爭功，與諸將不洽，因欲以和平攻毀誘晉屈服，故屢潛入建康，與桓溫頗知己，後因譏中謝玄反間計，死於非命，享年約三十二歲，近視眼，十足一偽君子。

謝昌

謝安之老僕人，年約五十，忠厚老成。

書童

年約十八歲，顧天眞。

桓福

年約二十，桓溫之侍者。

隨從

甲乙

秦兵

甲

晉卒

甲乙

哨兵

謝安書齋

謝安，晉安元六年（公元三八一年）九月

謝安，建康謝司馬府第

人物 謝安、王凝之、謝道韞、謝安、謝安

佈景 初秋的江南，草木未凋，荷葉微黃，紫金線——建康謝司馬府第，竟亮著

氣色。

謝安書房，左為大房，右門掛着，右側是一扇腰圓形的小門，直通內

室。

室內有茶几，桌檯，壁間掛着一幅山水的橫額，字聯等，都是名人之手

茶几上放一壺茶，古銅色香爐，香烟繚繞，有人備之，裏土安其孤雛，可謂主六

翁的個體，集右側牆壁邊有圖書架。

茶几左邊擺着氣几，十居一，謝安之家。

謝安

謝安在室內，手持簪，安撫座下，謝安在茶桌旁。

情詩酒，何補於事呢！

書童 一指酒壺。昨晚公子又喝了這許多酒。不怕損傷身體嗎？

謝昌 這一點還算少哩，前三天一口气喝了六罇。

書童 公子究竟有什麼心事，這樣消沉？

謝昌 〔應挑舉。改研墨。〕因為感覺到晉朝的命运太可憐了！國士之天天喪失，國步之天天衰弱，自從愍帝爲趙國攝去以後，舊庶的中州平，原爲非我所有了！現在，居江東，苟且偷安，不知到那一年才能收復失地呢？

書童 〔同感。〕國家太危險了！

〔謝玄出，渠年約卅歲，英俊，清秀，穿士子便服，頗見蕭洒，近來因見朝廷奸黨橫行，國事日非，所以非常消沉。〕
〔意態消沉。〕謝昌，墨研好了沒有？
〔仍懸踞於半層閣。〕

謝玄 〔意態消沉。〕謝昌，墨研好了沒有？

謝昌 好了。

謝玄 把書案整理乾淨。

謝昌 是。〔擦書案。〕

〔書童工作完畢從大門出〕

謝王 謝王 謝王 謝王 謝王 謝王 謝王 謝王
玄昌 玄昌 玄昌 玄昌 玄昌 玄昌 玄昌 玄昌

爲至其後歸手。

這來在裏邊煩悶，做甚麼消遣一下。（取紙舖在書案上）

做詩是文人的正當工作，可是酒喝得太多了，要傷身體的，像昨晚公子又喝了這

末書：（兩個酒醉）未免太愛自己了。

（冷笑）哈哈，在現在兵荒馬亂的時候，身體算得什麼一會事。真不及承平時期

（第一條）一條的性命，是爲萬乘之國的皇帝不是隨隨便便被人抓去犧牲了嗎？

（第二條）（第二條）是爲公子這樣文武雙全的人去消滅，所以希望公子不要太若輕自

己。我有的，是人才，像我這種人，真不夠資格。（取筆在手）只有能利用我。（拾取

路思，落筆如飛，作成五絕一首：「憶故宮，冷落舊故宮，烟雲渺茫中，回首當年

事，血洗滿江紅。」（擱筆，在室內徘徊）

（將字帖貼壁上，細爲欣賞）「氣呵成，公子不愧是我南第一才子。」

（走下）（走下）（走下）（走下）（走下）（走下）（走下）（走下）

（意阻止已不及）公子，這又何必呢？（收拾牆上殘紙）公子，若是猶在裏邊，

（大罵）（大罵）（大罵）（大罵）（大罵）（大罵）（大罵）（大罵）

（無聊地坐下）我不愛出門。

道

（問）離公子爲什麼不快樂？

謝

謝不是那裏，那裏那些奸臣，小姐終於來了，也好勸勸他。

三

（微笑）

不

（不）

王

（不）

玉

（不）

王

（不）

王

（不）

王

（不）

王

（不）

王

（不）

王

（不）

王

（不）

王

（不）

王

（不）

王

（不）

王

（不）

老道（批評弟子）道：「這就是這無牌氣不好。人家做情談笑，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何必裏罵人家東西呢？

道童（微惱）我就是看不慣他的這種鬼樣子。

少爺這種老不相關的醋勁吧。

道童（抗議）什麼？

你們又在演戲了。

王凝（笑了，玄哥，你知道我們今天的來意嗎？

謝玄（我又不是神仙，怎麼知道呢？

王凝（我們是來報告你一個喜訊。

（不慌）喜訊？

王凝（喜訊。

王凝（究竟什麼喜訊呢？

王凝（不說了，說了反正您也不信。

王凝（既然告訴人了，現在又不說了，吞吞吐吐，真使人難受。

王凝（您快告訴玄哥吧，免得他怪罪過時。

王凝（那末您相信不相信？

謝道玄

「我不信由我，您又不能勉強我的。」
「您再不說，我要生氣了。」
「（譏笑）要您急什麼？」（對玄）「桓溫力圖復興晉室，所以盡賢下士，預備率師北伐，收復中原。」

（大笑）「我當是什麼喜訊，原來是一派謠言。」

「（譏笑）是桓夏親口告訴我的，桓溫還想聘您去哩。」

「（譏笑）桓夏的笛子吹得倒不錯，可惜說的話就靠不住。」

「您不能太主觀，桓夏和我說話，向很忠實的，至於桓溫求賢，也是鉄一般的事實。」

「不是叔父也被他聘去當司馬嗎？」

「（起身解釋）您要知道叔父去當司馬，並不是想要什麼富貴功名，因為看到國事日非，民生凋敝，同歸全國的人民都有「安石不出，如蒼生何」的呼聲，所以他才去幫忙的。」

（外面傳入呼聲聲）

「（對玄）叔父回來了，我有點事兒要和他商議（匆匆入內室）。」

「（隨意走動）叔父爲求挽回國運而出仕，您不能也爲國効力嗎？何況桓溫是朝庭大臣，虛心求賢，您也不能太固執。」

王凝之

王凝之

王凝之

謝 王 謝 王

我看他胸襟最目，好利忘義，不是趙高之流，也是董卓的一黨，他這種虛賢下士，不過是聲名而已。

一走近玄身，桓溫時爲人我也很明白，不過管輅的大權完全在他一人的手裏，他的行動確有威軌，是很容易使國家傾覆的，在這個時候，公正的人應該輔助他走上正途，這樣才對國家有利。

我還是不知道呢？

歷歷華陰山的王猛，從前不是對他貢獻過復興民族的計劃嗎？因爲他不肯接受，所以那王猛就投身到國去，現在秦國屢次來侵略，我們軒輊，不是桓溫應該負最大責任嗎？

（威儀嚴正）天下多的是好高自負的人，達到領先比他遠大，人格比他高超的人，就生妒忌心，甚至要用方法去陷害他。只希望人間沒有比他野能幹，再偉大的人，他才心滿意足可以操縱一切的權力，支配一切的人類，居心的陰險真是不可形容，恐怕桓溫就是這一類的人。

（外面人聲鼎沸）

爲主獻祭禮

王 汗，氣喘不已，從外奔入。）姑爺，公子，大……大事不好了！

王 什麼？

王 秦皇廟又出異事。

王 秦皇廟又出異事？

王 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

王 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

王 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

王 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

王 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

王 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

王 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

王 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

王 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秦皇廟又出異事？

王 要再重於外，這則話實在有他的道理。

王 這好像是我這裏的戰鼓聲。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敵人真貪得無厭，不肯吞下腹裏。現在又要來壓逼江南了。真不知足。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敵人是永遠不會知足的。他根本要滅亡我們的國家。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敵人是永遠不會知足的。他根本要滅亡我們的國家。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敵人是永遠不會知足的。他根本要滅亡我們的國家。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敵人是永遠不會知足的。他根本要滅亡我們的國家。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敵人是永遠不會知足的。他根本要滅亡我們的國家。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敵人是永遠不會知足的。他根本要滅亡我們的國家。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敵人是永遠不會知足的。他根本要滅亡我們的國家。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敵人是永遠不會知足的。他根本要滅亡我們的國家。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

王 這好像是戰鼓聲。到這這樣產生死關頭，還不覺悟，那真是完全沒有知覺了。

王

這些人早已狼狽得透了心，管他什麼生死關頭。（稍頓）聽不見他們說話，你說話呀！

王

什麼話？

王

他們說，國家是抽象的，個人人才是具體的，爲了抽象的國家，去犧牲具體的個人，這還不是傻瓜嗎？

王

（指他）真的嗎？

王

（指他）真的嗎？

王

（指他）真的嗎？

王

（指他）真的嗎？

王

（指他）真的嗎？

王

（指他）真的嗎？

王

（指他）真的嗎？

王

（指他）真的嗎？

天下事沒有機會，機會不到，硬求是沒有用的。
源在不善操好色機會嗎？
什麼機會？

現在不單很好，
恢復機會。

不願機會

檀淵飛檄 實良弼赴國難

這倆現在不離婚了。

怎麼又不聽我的話

蘇東坡詩集卷之五

問他做什麼生意。他道：「我這生意，倒不是什麼大生意，只是做一個小生意。」

別地遊訪三月無至他會。

人雖多，只顧情，在破敵的時候，不是北府兵三千破敵人五

五千莊重鋼鐵卡萬之連克七十餘城，這不是兵不在多的事實嗎？

續編後元景曜海靈神下臨

(附片)

天子雖無道，有一位名耳朱道義的要見。

謝廣生、陳永平、呂德興、潘永泰、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謝法 是。(以下)

道義 因要盡善辦法，只得蛰伏在故鄉。

王亮 朱元府大義那裏？

蘇業 舍命在開封。

蘇業 不該被宋杯出！

蘇業 還得等忠孝救國首領王亮，其在那兒就有到重慶？

蘇業 與其等待，還不如投奔什麼團體的。

蘇業 那樣的團體究竟怎麼搞？

道義 和從前差不多，人民依然安居樂業，不過……

蘇業 不要怎麼搞？

道義 不過要加強訓練，要有集團的動作，團體的……

王亮 願則做些什麼事呢？第九步操？

道義 還不是做那些兵役和收捐的事。

蘇業 蘇業字滿洲則就是次這這……

蘇業 也……也可以這樣說。

蘇業 這就叫人民怎麼好生活下去呢？

蘇業 這就叫亡國奴的命運！

敵人毫無準備，當然不能避免的。

據小報得來的消息，這一次敵人並不想和我們長時間的戰鬥下去，很希望雙方議

步進行，這是不好的，敵人這種五年的蘊草預備和我國長期戰？

這是不好的，敵人的計劃，最近又改變了方針。

敵人的目的是怎樣呢？

我國能答應把長江以北的地方暫時割讓，他們就立刻可以退兵。

這是不好的，我們得來的消息，敵人的不能隨便便把這遺產送給人家的。

這是不好的，敵人的辦法，不過低頭一下，僥倖了敵人，恐怕江東也要保不住了，自從

元朝以來，人民是一天夭窮了，土地是一年年少了，沒有兵，沒有錢是不能

作戰的。

難道弟兄這樣說來，那末我們晉朝只有向敵人投降一條路了。

了，從中調解，不是這樣說法，能屈能伸為英雄，這樣才不吃眼前虧。

王兄的話真對，不遇朝廷也有意思化干戈為和平。

除非那奸賊們是在那裏想，朝廷是決不會的。

注意

無罪

謝禮謝禮型

注意注意注意

通曉英語

参考文献

（龍昌山内皇壯）
結童，走木木精

[illegible]

來賓。(向義道別)朱兄，得罪了，不能奉陪。(起身隨昌欲入，忽又轉回來對蓋雲生道)：「我等一會還有一件事和您商議。(入內)」

（主）與敵送敵走後棄以厚

無時無刻不說

子海

不遠千里，王兩姓，終其是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將來有機會的話，小弟很想

那一定歡迎。(如有接洽，

（遺踪而上）幻度兄對於這

（和順）這倒並不是，在野

爲可發揚國威皆然是主戰對

不完全是錯的。幻度兄，恕

爲了維護權威，雖然是在主觀上，可是爲了避免犧牲保全實力起見，暫時的主和也並不完全是錯的。幻度兄，恕以爲小弟的臨生要談。

五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道謝

幻度兄，決定了沒有？

讓我仔細考慮一下。（在室內踱步）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從窗戶望出去，見地上，心緒不安，臉時時發紅，顯露痛苦）

謝道謝道謝道謝道謝道謝道謝道謝道謝道謝道謝
去義去義去義去義去義去義去義去義去義去義

(護國)好一位大車師。

(客氣)不敢，不敢。

那末秦國的一切計劃都是這錢兄在那裏設計。

也不過是張口飯吃罷了。

這一次我的事情也是你提議的。

你我知己，小小推薦的義務，小弟當然該盡的，決不能讓施叔牙稱美於前。(笑)

哈哈，幻度兄，你想對不對。

(對義笑)哈哈！

(仍不明玄意，上前取金銀等物玄收受)幻度兄，秦王的一些薄禮，請你收了。

(不語，低頭沉思，突然回頭，嚴現正氣)到今天我才明白你的為人。

(詫異)什麼？

(正氣凜然)你把我看錯了？

(仍未明白)怎麼你不是小弟的知己幻度兄嗎？

就是你的知己？

至少是同學。

我不承認是你的同學！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手足失措）你：你究竟怎麼樣？

情玄 想到這處，同車。

謝玄 像個兒來的，莫非安坐其中。

謝玄 傅玄玄。

謝玄 他說些什麼話？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已離這路，路已荒涼。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玄 他倒說些話，他自告人，被玄阻止。

謝王謝王謝王謝王謝王謝王謝王謝王謝王

[illegible]

「叔父，天下朝廷，怎麼這樣呢？」
「也不過是打南朝北地裏爭權奪勢，結果弄得民無寧日罷了。」
「這不過是弄些虛名，而百姓的受禍，難道最慘中大臣們卻沒有什麼關係麼？那些大臣們有甚麼可畏，還敢欺騙聖明皇帝？」
「你是怕得專大司馬的叔叔？」
他搖搖頭道：「唉！專大司馬的事，我怎的知道？不是開庭一審，澈底調查，如何可以相信？就是他的叔叔作官，也決不聽話。況且，後來的道理是上世傳下來的，已是大司馬不計對錯當然，他也有他的打算，」

「主頭腦？」
「我不允許他們發表，有什麼辦法？」
「爲他預備怎樣應付呢？」
「此無事的政策，
可以解決的。」
「好的。」
「一次敵人開始進攻的時候，
馬爾福先命令他們的。」
「抗，那完全是把領土當兒戲了。」

什麼打算？

和從前一樣的，就是議和。

（插嘴）前一次也是這老頭子主張議和，所以把中州平原盡失去。

（替浩妻）你說話文雅一些。

（浩不諱步）我用不到教養！

（發笑）你們夫妻又要鬥嘴了。

（廷慶及妻現愧色）

（仍回到太極）朝裏的人，難道說沒有一人在據理力爭嗎？

據理力爭的人也有，像叔夏這一次也竭力痛斥議和的害處，主張用武力對付武力，

可是兵權在人家手裏，說了還不是等於白說嗎？（嘆氣）唉！

（冷笑）這位名前手這一次居然也怯戰了。

（代表解釋）他從前的舉動，也不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嗎？

叔夏近年來的確很進步，所以天下人只要知道能改，仍不失為一位好人。

照這樣看來，敵人快要渡江來包圍我們的京城了，我們還不想法應付這局面，未免太把國運輕視了。

此輩還不是犯了從前的毛病。就是和戰未定，敵人已近京畿，只得再訂城下盟了。

（全室人均對時局表示惋惜）

（外面傳入鐘聲，且有人宣告：「奉大司馬命令，非常時期，人民安居樂業，不推談論國事，如有不遵，從嚴處罰。」接着又是幾下鐘聲）

怎麼？居然言談也要統制了。

大家不說話，不是可以讓他一人胡作亂為嗎？

（突然走近安身）叔父，枉見諸教一會話。

（出乎意外）什麼事？

照叔父看來這一次戰有利還是和有利？

（稍思，非常鎮靜）戰，當然不一定有利，真是像諸葛先生對後主說的話，明和不可為而為之。和，可以說有百弊而無一利。

這樣說來，叔父也是主戰的。

不要說我了，只是對天下情勢相當明瞭的人，沒有一個不主戰。

（恨恨地）就是那些利慾薰心，認賊作父的才主和。

姪婿，你也不能這樣說。

（連忙承認）是，叔父。

現在該我說您了。

王 疑
謝 安

（對妻作鬼臉）
現在的情況之下，主和當然是不對，可是毫無計劃的主戰也是不對的。

謝 安

（玄鋒均發贊同，齊聲說：「是。」）
（精神較興奮，身子也站起來，這蘧連忙上前攙扶）敵人這一次雖然動員了全國的人力物力想作孤注一擲地使我們屈服，可是他們本身的毛病太多了。

王 疑
謝 安

叔父，敵人本身有什麼毛病呢？
叔父還是坐下來談吧，站着太辛苦了。（欲拉安坐下）

謝 安

（不願坐）不，我今天精神很好。

王 疑

蘧蘧，你不要插嘴，聽叔父說話。

謝 安

（對夫叮一眼，走到內角去）……

蘧蘧

第一，敵人內部人事太複雜了，戰事一久恐怕要內鬨；第二，敵人只知道輕進，後面非常空虛，我們如果能出奇兵繞到敵人後方去，包使在前線的敵人喪失鬥志；第三，敵人最近用這種不戰百勝的辦法，一心想讓和不圖進取，也是他們將來失敗的重要原因。

謝 安

（上雅間）叔父，什麼叫做不戰百勝？
就是想完全不靠軍事，只用政治，文化等陰謀得到勝利。敵人最近派了許多奸細

奉引誘朝中大臣同意議和，這就是他們不戰自勝的政策。

謝玄

（注意地）請教叔父，敵人既然有這許多毛病，可憐我們要能利用什麼方法去對付呢？

謝安

（笑）哈哈，這是沒有一定的，可是最要緊的也是最不容易克服的，就是一個意志的問題。像現在有人主戰，也有人主和，當然談不到意志，只要意志決定了以後，想辦法捉進敵人的幾種毛病早日爆發，那末消滅敵人是絕對有把握的。

王凝

（拍手叫絕）叔父的議論，可以說是金科玉律了。

謝安

還有一點須得特別注意的，就是，我們的主力永遠要保持，這樣決不會失敗的。

謝玄

好，今天直比讀了十年書還要進步。

謝安

現在的情形雖然惡劣，可是我們不必灰心，像昨晚得到敵人出兵的消息後，午朝門外就擠滿五六千老百姓，公推代表要見高猛出師北伐，這可見得我們太有遠大希望，這就是人心不死！

王凝

（興奮地）叔父，我們的人心是永遠不死的！

王凝

如果主戰的話，恐怕需要一位智勇雙全的領袖。

謝安

是的，領好，好比是事中的樞紐，進，退，快，緩都由他指揮的。

謝玄 有了領利，還要全國的人都聽從他，這樣才可以一統對外。

謝安 像那些世外仙人的時候，還要在各方爭權位，奪地盤的人，應該像對付敵人一樣一個個消滅他。

謝玄 (精神大為振作) 對了，侄兒對叔父的主張，完全同意。

王凝 (羅範) 叔父，常和氣道沒有決定的時候，不妨在大司馬面前發表主戰的利

益，使大司馬激發生戰的主張，不是對國家民族很大的貢獻嗎？

謝安 (搖髮) 我定了，雖然有這個心，可是也沒有這個力了。

王凝 侄兒們都願意援助叔父，(問玄)玄哥贊嗎？

謝玄 (心動) 對。

謝安 (老心新致) 你們有決心嗎？

三人 (齊聲) 有。

謝安 你們既然都認為國家民族為重，難道我這條老命還不肯犧牲嗎？玄姪，你跟我到

道 (相府) 去。

謝安 (上前) 叔父，我也要去。

安 可以不必要，把軍用地圖拿出來，和凝姪仔細研究一下，等一會我們再詳細討

論。

謝玄 那末我們就走罷。

謝安 也好。

王凝 你們就回來吧？

謝安 就回來。

王凝 希望叔父成功。

謝安 （樂甚）哈哈！

道蘊 （出外望天氣）叔父，外面起風了，穿了棉袍子再去吧。

謝安 也好。（道蘊扶安一步一步欲入內，安走到宇簷邊突然停止，細聽並用手摸一

下）上面的灰塵還沒有揩乾淨，以後要叫謝氏特別小心。

謝玄 是。

（道蘊扶安入內）

王凝 （見安已入內，態度變自由）想不到叔父有這樣的決心。

謝玄 叔父一向是反對清談，主張實學的。他覺得大官所以不能強盛，都是犯了義而不

辭的毛病。

王凝 叔父老當益壯，真值得我們青年人敬佩。

謝玄 如果叔父像普通人一樣談而不幹，全國的人民怎麼都呼，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呢？

王凝對了。

謝玄（走到書案邊，取桌上筆不舉狀）恐怕要暫時和你離開了。

王凝（興奮過度，將玄手中筆拾來擲於地上）我希望玄哥從今以後把他忘記了，要學當年班仲升的精神，去發揚國威。

（道蘊悄悄從內出，玄等竟不知）

謝玄（道謝）謝謝兄弟好意。

道蘊（冷不防跳過來手指夫申斥）您的舉動這樣粗暴，將來怎麼可以委身戎伍，被敵揚威呢？

王凝（對妻行禮）是，這是我的不是，願受夫人處罰。

道蘊（指酒罈）現在罰您做三天勞役，以儆將來。

王凝（遵夫人將令）（抱酒罈大踏步出）

道蘊（掩嘴啞笑）哈！

謝玄（大笑）哈哈，好利害的將令。

第二幕

時間 同前

地點 建康桓天司馬府客廳

人物 桓、溫、吳、姬、桓、福、朱道義、謝安、謝玄、桓大司馬的客廳，富麗堂皇，紅漆樑、柱，楠香几椅，左側長几上置有珊瑚樹，大理石等擺設，台中央後牆是彫花月洞門，裏面是一排走廊，通內園，倚欄杆可望內園景色，台左是大門，通庭院。

壁上除掛名人字畫外，且有湘綺彩色橫匾，光線奪目。

地上鋪厚呢毛毯，備舞蹈之用。

（時間約在午後二時許，陽光從後園射入，廳內頗見明朗。月洞門旁掛一架鸛鵲，時教人語，調和室內空氣。）

（幕未啓，已聞悠揚之音樂傳出，啓幕後見吳姬輕盈地在廳上舞蹈，桓溫則坐在廳右角太師椅上觀舞，侍者桓福站椅旁托盤敬酒。）

（吳姬在開幕未久，已舞畢，見伊年約數十，貌美體柔，聰明絕頂，惜紅顏命薄

桓 溫

（眉間時鎖愁色，舞罷坐溫側，氣略喘）

（樂甚，狂笑不已）哈哈哈哈哈！（笑時，臉上肥肉爲之震動，伸手取侍者手托之茶杯，望嘴裏直倒，動作過急，酒潑在大紅綉金便服上，急低頭吮袍上酒，嘴相畢露）可惜，可惜！

（侍者急用衣袖代溫抹袍上酒）

吳 姬

（見溫醜相不禁失笑）嘿！不怕醜醜嗎？這樣醜相！

桓 溫

老夫生平就愛酒和美人，怕什麼醜醜。

吳 姬

我看您越老眼皮越厚了。

桓 溫

（笑）哈哈！眼皮不厚，現在到處要吃虧，美人，林看老夫的話對嗎？

吳 姬

誰聽您這種廢話，看您一天到晚窩在家裏飲酒作樂，敵人侵略的事情，怎麼一點

兒也不關心。

桓 溫

天大的事情，到了時期當然會解決，多關心有什麼用？

吳 姬

不關心怎麼會解決呢？

桓 溫

自然會解決，（又狂笑）哈哈哈哈哈！

桓 溫

（問溫）干嘛，酒還喝嗎？

桓 溫

要，要。（又欲伸手喝酒）

吳姬（攔阻溫手，命令侍者讓開）喝了半天了，還不夠嗎？你去。
溫（退下）

吳姬（局勢非常危險，看樣子好像十歲一點兒也不放在心上，像我倒很是擔憂。）

溫（要嫁，担什麼憂呢？）

吳姬（萬一敵兵攻到了這裏，怎麼辦？擔憂呢？）

溫（不攻到這裏，當然是過日子，就是攻到了這裏，還不是過日子。）

吳姬（我不懂千歲的意思。）

溫（妳總有一天會懂的。）

吳姬（關心地）千歲，這一次的事情，究竟怎麼樣應付。

溫（這個……）（吞吐）這個還不到時候，不便宣佈。

吳姬（撒嬌）千歲，您不相信我嗎？好！（起身欲入內）

溫（急站起拉姬）老夫一向相信妳的。

吳姬（嬌嗔）既然相信我，為什麼不告訴我呢？（複坐下）

溫（爲難）因為事情還沒有成功，所以老夫暫時不告訴妳。

吳姬（引誘）千歲，您要知道，需要我的時候，也許可以幫您出些力。

溫（溫）那可好極了！妳是老夫最愛的人。老夫的事，妳一定能代老夫出力的。

吳姬 誰信您回話，這屋子裏一百多個姊妹，您的嘴似個蠟說遍都是老夫最愛的人，真正您最愛的並不是我們。

桓溫 是什麼？

吳姬 是錢，錢是您的性命，您的性命還不及錢這樣寶貴。

桓溫 （被說到癡氣）你真聰明，完全給您猜中了。一個人沒有錢怎麼好生活呢？

吳姬 可是錢太多了，死了也不好帶去，有什麼用呢？

桓溫 雖然不能帶去，活著的時候錢越多，生活不是越舒服嗎？（大笑）哈哈哈哈哈！

（朱道義由外入）

道義 （隨行隨言）錢越多，生活越是舒服，這是天經地義，誰也不能否認。

桓溫 錢，回來了。

道義 （行禮）千歲，回來了。（與吳姬招呼）煥煥，又和千歲談什麼知心話？（將背上包袱放於桌上）

吳姬 （含羞地站起來）你的嘴裏沒有好話。（躲入內室）

道義 （如得勝，大笑）哈哈！

桓溫 不要笑了，事情究竟怎麼樣了？

道義 （坐下）不必說了。

桓溫 爲什麼？

道義 最初，我用話慢慢的探他，看情形他倒很像傾向我們的。

桓溫 那很好。

道義 可是我把目的詳細告訴他後，誰知他竟大表反對。

桓溫 什麼？反對過去嗎？

道義 非但反對過去，而且還反對議和。

桓溫 （注意）他怎麼說？

道義 因為他們談論這一次的和戰問題，我說，朝廷也有意思化干戈爲和平。

桓溫 是啊，不估計自己的實力，輕啓戰端，這是很危險的。

道義 千歲，請您不要說，聽我說下去。

桓溫 你快說了，謝玄這小傢伙究竟怎麼打算？

道義 這小傢伙聽我說到朝廷也準備和平解決，他就拔起了臉，咬緊牙齒，站起身來指

着這裏罵道：除非那些好賊們在那裏想，朝廷是決不會的。

桓溫 （大怒，用手重重在桌上一拍，這談話不防大爲吃驚）這混賬小子，胆敢罵老夫

道義

（欲一句）他非但敢罵千歲，而且他還要預備破壞千歲的計劃。

桓溫（怒不可忍）真的嗎？好！（突然站起身來）

道義（亦即站起）千歲，您預備怎麼樣？

桓溫寫本啓奏萬歲，告這小子辱罵大臣。

道義萬歲查問起來，是千歲親耳聽到嗎？

桓溫不是親耳聽到，是你告訴老夫的。

道義誰是見證？

桓溫你親耳聽見，我眼看見，還用什麼見證？

道義照千歲這樣說來，萬一根究起來也叫我上朝對質。

桓溫對啊，也請你上朝對質。

道義千歲，我恐怕不能去也。

桓溫為什麼不能去呢？你是老夫的心腹。

道義如果謝玄他把我奉秦王旨意勸他投降的話說出來後，我不是立刻就會（做手勢）

一刀。

桓溫（猛然得信）對了，你不能去。

道義並且使萬歲和滿朝文武都會疑心，怎麼秦國的一位軍師會和千歲有關係。

桓溫對，對，你絕對不能去。那末難道說罷了不成？（再坐下）

道義（亦入座）就此罷了，未免便宜了這小子。

植溫（你又有什麼好計謀呢？）

道義（略思，在室內徘徊數轉，已想就）這叫一不做二不休，十歲，現在隨便找一個老百姓來，穿了秦國的衣服，偽造了一封秦王的來信，假意說這人是秦王叫他來殺掉給謝玄，那定在京城起事的。

植溫（這小子，本就有這會想。）

道義（這我當然知道，完全是一個圈套啊。（坐下））

植溫（齊一，後來這個假扮秦兵的人說出直話來。）

道義（千歲不可以預先把他暗殺嗎！）

植溫（大笑）哈哈，你究竟是多智多謀，不愧是秦國一位大軍師。這件事就託你去辦。

道義（不過還有一些麻煩。……）

植溫（什麼麻煩？）

道義（謝玄的叔父也將會替她辯護。）

植溫（不會，謝玄是老夫介紹他進來的，

道義（她雖然是在老夫介紹進來的，可是他和謝玄究竟是親叔侄。）

桓溫 照你預備怎麼辦呢？

道羲 一網打盡。

桓溫 (考慮片刻) 這未免太殘忍了。

道羲 現在做事還有什麼殘忍不殘忍。您不害人，人家會害你的。

桓溫 (考慮，不能決定)……

道羲 這何消多考慮呢？他們主戰，千歲主和，兩方面的政見完全站在對立的地位，那末，孰勝把對方消滅。

桓溫 消滅他們？

道羲 政見不合，不早消滅，將來對千歲的一切是很不利的。

桓溫 好！就照你這樣做。

(桓溫揮着大批公文入來)

桓溫 又是什麼東西？

桓福 都是各地的告急文件。(呈上)

桓溫 (隨意接一本略覽，現櫻色，即拋回桓福) 誰看這種東西，拿出去燬了。

桓福 聽說秦兵騷擾得很厲害，這些都是討救兵的公文，千歲看了也可以迅速派兵去抗

桓 沒（生氣）混蛋，你懂什麼東西？老夫叫你去變了，你就去。

桓 千歲命令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桓 難道說千歲不預備發兵嗎？

桓 不要嘮嘮，快滾。

桓 那些寫告急公文的人也太可憐了，眼睜睜希望公文到了這裏後可以派救兵去，幹

知千歲看都不得看，都付丙子了。

桓 誰叫他們不遵照老夫的命令。

桓 千歲怎麼命令他們？

桓 老夫命令中顯示他們不抵抗，他們自己抵抗了，已經是違背了老夫的命令，現在

還要來討救兵，這不是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嗎？

桓 （冷笑）噫，天下最可憐的，就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桓 （短時沉默）

桓 難道，關於議和的條件，秦王可以讓步一些嗎？

桓 恐怕不可能，因為已經是最低限度了。

桓 江北的地方完全割讓給你們，朝廷未必會同意。

道、義 朝鮮還不是就是干屍嗎？只要千歲同意，朝廷不也就可以了。

桂 還問題太大了。

蓬 問題雖然大，在千歲的手裏還不是看得很渺小嗎？

桓 溫 也不過這樣簡單的。

蓬 義 如果條件不能接受，秦國的軍隊打到江南來，看你們朝廷同意不同意。

桓 溫 如果秦國老夫倒希望你們這樣做。

蓬 義 不過我們的秦王却不願意。

桓 溫 為什麼倒不願意呢？

蓬 義 因為這是要耗費相當武力，財力，物力的事。

桓 溫 難道說你們主公想不勞而獲嗎？

蓬 義 (拍手) 千歲的話一點兒也不錯，我們的秦王覺得百戰百勝，還不如不戰百勝得

上策。

桓 溫 你們的心真慎，想不戰自勝，好如意算盤。

蓬 義 森不恨，怎麼好佔據秦家的土地，滅亡人家的國家呢？

桓 溫 那未免太對不起人家了。

蓬 義 對不起人家是有的，可是決不貪對不起千歲。(起桌打開桌上包袱露出金銀等物)

秦王這些就是秦王叫我帶來的薄禮，請千歲收了。

趙王 是送給老夫的？

趙王 當然送給千歲的，難道說還送給別人嗎？

趙王 千歲，無功者受祿，叫老夫怎麼好白白的收你們秦王的厚禮呢？

趙王 千歲太客氣了，秦王受千歲的幫忙實在是太多，這一些薄禮算得什麼？

趙王 幫他那麼大關勞，這倒不是老夫明目的。

趙王 是給怎樣解釋？

趙王 老夫幫你們的忙，是在老夫的人生觀。

趙王 千歲的人生觀怎麼樣？

趙王 老夫的人生觀很簡單，就是身為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像老夫很想

在世上能得個名聲起來，可是情形太壞，老夫失望了，眼看晉朝王氣已消，老夫也

心虛，都是徒然，不能流芳百世，叫老夫平平淡淡了此一生，老夫也不願為秦

宋雲德真有這臭萬年一條路了。

趙王 千歲的人生觀我也很同情，人生太平淡有什麼興趣呢？

趙王 卻是苦爭霸在歷史的生活，倒也不是容易的事。

趙王 可是有錢，有地位，還要有人，生活不就是很有興趣了嗎？

無邊 可是這事却比做商人影戲張去實在本生不

無邊 就這我聽的著玉來報云替定有的了地位實無不用說，可是談到女人（作醜相）就

無邊 有這兒像座廟裏的，一路新舊作價他聚平

無邊 爲什麼呢？

無邊 （老頭張）因爲他本利受業用了，就是任他情無了聽見不來變玉這一道理解

無邊 將和玉無商議一下，據說銀面有這兒兒去嗎？

無邊 他任他情，捨得了沒有？

無邊 那在這容易嗎？

無邊 可以到若內易路去換換看

無邊 （現這煩難不歸千歲說，我早已經找過了。

無邊 可你這說的

無邊 是情未安了

無邊 難辦難辦（難極難查）

無邊 金銀珠寶難辦
無邊 要來換換難辦名字告訴老夫，讓老夫替他多做些服差，就與老夫同路你們主公的

禮品送送

道：「誰？恐怕手裏捨不得。」

相：「溫溫，決定要嫁的，那事過期是離呢？」

道：「離？就別再說，最難堪的這位吳姬。」

相：「溫溫，吳姬以前是不愛嫁，別人來嫁以爲才，云出來就厭惡。」

道：「我（溫溫）覺得這不應該不得。」

相：「溫溫（溫溫）起起身徘徊形虛這問題）……」

道：「如果千歲肯將吳姬贈給我們的秦王，那他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謝千歲哩。」

相：「溫溫（注意）謝謝。」

道：「（溫溫）不但是感謝，而且將來千歲如果需要秦國幫忙的時候，她不是（溫溫）

（溫溫）好的時候嗎？（溫溫）……」

相：「溫溫（溫溫）既然決定（好），同意你的要求。」

道：「我（溫溫）做生意，千歲，請你想想，如果不化本錢，怎麼會生意呢？」

相：「溫溫（溫溫）考慮再做大生意。（話又轉風）但是不知道吳姬肯到北方去嗎？」

道：「溫溫（溫溫）這也不足爲奇，（溫溫）我有辦法。」

相：「溫溫（溫溫）好，（溫溫）不煩，（溫溫）我到裏面去和她商議一下。」

道：「溫溫（溫溫）那裏去？（溫溫）又向來（溫溫）請千歲聽好消息。」

繼 漢 (揮手) 去罷，不要再說了。

(這個人附著)

繼 漢 (笑) 得事，這一次離生，竟未死，不上策了，利還沒有來，一個美人兒先送給人

家了，哈哈！

(繼漢上)

繼 漢 有什麼事？

繼 漢 爲稱堂主講，謝司馬要見。

繼 漢 (與安來有什麼事？)(繼漢)也好，關於議和的事，問問他的意見，究竟怎樣？

(與謝的議)也好，先有準備。繼漢，說老夫有請。

繼 漢 (下)

繼 漢 (旁白) 這人

(新謝安傳授安入)

繼 漢 是謝司馬，去秋來，傳曉人林前風鶴木，還出來真佩服。

繼 漢 這與林前風鶴木，些許共處，馬退朝後沒有出去過。

繼 漢 出溫來送着。請生，請安。

繼 漢 (上前候接) 繼伯父身體好。

桓溫還是安睡嗎？好久不見了。……（轉著）現在越發難辦了。……（嘆息）

謝安（憂鬱地）

（沉思）

（桓溫與謝安對話）

謝安（笑）大將軍，北伐的事，您還打算這麼樣了？

桓溫（憂鬱地）（轉著）（向謝安進行）

謝安（笑）（轉著）（向謝安進行）

桓溫（憂鬱地）

謝安（笑）（轉著）（向謝安進行）

桓溫（憂鬱地）（轉著）（向謝安進行）

謝安（笑）（轉著）（向謝安進行）

桓溫（憂鬱地）（轉著）（向謝安進行）

謝安（笑）（轉著）（向謝安進行）

桓溫（憂鬱地）（轉著）（向謝安進行）

謝安（笑）（轉著）（向謝安進行）

桓溫（憂鬱地）（轉著）（向謝安進行）

樹根之澤，一無所可恃，這就令大業以促其成。可是誰又敢隱秘軍機呢？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

路：（不覺暗忖）就這。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人既終亦如虛是戰作戰，那末預備怎樣呢？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和平，亦無以維持，許多出地，亦難與相匹嗎？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和平，亦無以維持，許多出地，亦難與相匹嗎？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和平，亦無以維持，許多出地，亦難與相匹嗎？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和平，亦無以維持，許多出地，亦難與相匹嗎？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和平，亦無以維持，許多出地，亦難與相匹嗎？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和平，亦無以維持，許多出地，亦難與相匹嗎？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和平，亦無以維持，許多出地，亦難與相匹嗎？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和平，亦無以維持，許多出地，亦難與相匹嗎？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和平，亦無以維持，許多出地，亦難與相匹嗎？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和平，亦無以維持，許多出地，亦難與相匹嗎？

樹根之安，（路使）雖無遺囑亦知道了。和平，亦無以維持，許多出地，亦難與相匹嗎？

苦經營的至極，恐怕真心裏也有點兒不安吧？

（不贊）

公費和公同歸，豈不是害了將來的子孫嗎？

為什麼？

不是說這錢難弄去承受。

這些我們是不難弄錢，可到那個時候，這些錢都歸那些早死的人來領受，對？

人壽無死，改其遺囑，豈不是死不了的。

這些錢還太難弄，現在還是不難。

不能不難了，對了，這是講現在的問題吧。大司馬，敵人進攻不已，我們不想拼

拚抗，我們想將敵人逼到海邊，放給海賊，這我對，未免太傻了，那末為什麼不想抵抗

呢？

謝司馬：英雄。您有把握嗎？

謝司馬：英雄。第一，我絕對不把海

關還給海賊。

（不贊）：難攻難守，這來請海

關，對海關的顧慮也很對，當然能夠避免戰爭是最好的辦法。

有 法 主任的話對！

謝 法 謝是敵人瘋狂地進攻，爲了領土，爲了生存也不能不應戰。

謝 法 就是應該也得衝一下自己的力量。

謝 法 那末這就解決了，我們唐朝是絕對沒有抵抗外族侵略的力量了。

謝 法 也可以這樣說。

謝 法 理直氣直，請大司馬不要看輕了全國人民的力量。如果全國人民能用一種方法

謝 法 連他們國籍也來，隨力量還是能夠殺掉敵人。

謝 法 不見得吧？

謝 法 秦朝滅亡還不是人民的力量表現嗎？

謝 法 人排連，危身數多不棄其死。

謝 法 這話聽起來是這意思，請問你今夜還要和我對陣嗎？

謝 法 不，這話聽起來是這意思。

謝 法 不會吧？這個小娃已經見過了。

謝 法 你已經見過他了。

謝 法 他還預備送給我許多金銀哩！

謝 法 苦麼？你難道說我的金銀不好麼？

謝策 和洋。只要不喪失主權和領土，當然可以商量。可洋光錢的準備也不可以疏忽。
計謀 預防萬一和洋沒有結果呢？

植源 正在商量和洋的時候，這兵禍將不倖使敵人生疑嗎？

聯安 敵人準備進攻我們並不生疑。我們佈防難道說倒怕敵人生疑嗎？

植源 國與國交涉，還是以誠相見好。

聯安 恐怕敵人不會拿出誠意。

植源 事情延到日子夠一變的時候，佈防是不能再延誤了。

植源 還是慎重考慮好。

聯安 敵人的艦隊已經踏進了我們的腹心，等考慮定了，國家早已亡了。

植源 長江縱深，怕的什麼？

聯安 敵人的艦隊本擬夜登造戰艦，不是作渡江的準備嗎？

植源 中國美軍這則。

聯安 敵人的艦隊已與我艦隊交鋒，玄急扶之。爲了大司馬自己的幸福，爲了國家的前途

也定。六佈防的艦隊是不能不撤。撤。不早定撤艦，恐招禍而致之誤也。

植源 做如何佈防？

聯安 無劍難入包圍。敵艦三思。敵艦三思。恐怕只有做奴隸的一條路了。

謝 鑒 吳興神速，希望相伯父早作主懷。

種 種 必求財利。雖弄得不安操之過急。

謝安大言快語，在國難危急的時候，不早說法挽救，還說我們操之過急。

老頭這本說法精確呢？

請問大司馬說教的方法是什麼？

陳其美

蘇杭 吳越 晉山 明使 功水 伯

藥上藥房

樓臺 樓作兩層，將外圍省

時發 環在不可與

滋養不調時候。

去 是香藥人的刃

續 靈 辰 求 藥 金 華 上 七

（上）應盡力帶同美商駕到慈雲寺下坪寺各指防區

積善之家必降祥，積德之家必降福。時候不早，不致謝河馬回游。

桓 穎 疑爲上味秋葉（不確推測）

妻亦氣甚，一把投進衣箱裏，哧哧骨下滑，和徐法兒，鼻上舞快。

桓溫 老夫沒有功夫。

謝安 沒有功夫也得要去。

桓溫 你們的陰謀，老夫完全明白，想是拉大晉的江山，老夫早已接到了消息，好，我們明天朝上解決。

謝安 今天就去，您不要含含混混。

謝玄 既然桓伯父接到了消息，那末，不妨當面說破。

是桓溫（裏面裏面）怎麼好隨便亂說？

是謝安 我不做虧心事，我是不怕半夜敲門的。叔父，就明天到朝上解決吧。

謝安（拉著謝玄）……（謝玄沖下）……

謝安（裏面裏面）……（謝玄沖下）……

謝安（裏面裏面）……（謝玄沖下）……

謝安（裏面裏面）……（謝玄沖下）……

謝安（裏面裏面）……（謝玄沖下）……

謝安（裏面裏面）……（謝玄沖下）……

謝安（裏面裏面）……（謝玄沖下）……

程淵 (緊握拳) 這個時候，誰敢出來給……

程淵 (朱重臨嗎)……

程淵 (程淵不往) 程淵 (在室內亂跑)……

程淵 (我剛才好過為什麼呢？)

程淵 (這是我所應有的)

程淵 (我不會退縮)

(朱重臨對程淵說)

程淵 (程淵在失聲哭) 聽之一句話。噙住了！

程淵 (對程淵) 我……

程淵 (不問其然) 在……

——

李德是這樣一番話說得星一團漆黑。

李德又說：「因為故鄉的房子被你們的軍隊放火燒掉了，沒有辦法只得跟了爸爸媽

媽逃到江南來！」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荷 葉

綠的葉在那裏？

綠的葉在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綠的葉是那裏？

吳姬 不見了，再過得掉嗎？不，到那個鐘頭，他就該了人和我爸爸商議。

荷姬 真讓婆媳嗎？

吳姬 (微笑) 那還用說嗎？你們男人見了女人，好像蒼蠅見了糖一樣，怎麼肯放得開呢？

荷姬 妳的確有的兒作癡，自從我見了妳後，把我的心迷得甜滋滋的，把外間任何重大的事都一腔腦兒都忘得乾乾淨淨。

吳姬 那末你自個兒水腳是蒼蠅了？

荷姬 不，我不惡蒼蠅。

吳姬 是什麼呢？

荷姬 是歡喜吃糖的蜜蜂。

吳姬 男人的臉皮真厚。

荷姬 不過還不及罵的甜。

吳姬 (笑) 不和他說了，一的兒不害羞。

荷姬 惡人害什麼差？妳再說下去，後那老頭子見怎麼樣？

吳姬 還不是要買我去嗎？

荷姬 妳同意了沒有？

吳姬 我怎麼會同意呢，就是我爸爸也不同意。

荷堅 好，有志氣！

吳姬 他們有的是錢，有的是勢力，在他們勢力範圍以內，有志氣有什麼用呢？

荷堅 難道這用武力嗎？

吳姬 還不是嗎？現在的世界，根本談不到公理，後來他又派人送了一千兩銀子來。我

爸爸不接受，把銀子拋出去。

荷堅 好，佩服，你們真有勇氣。可是他們決不會放縱的。

吳姬 當然，不到半點鐘，他們就派了十幾個家丁來，不問情由把我搶了，就走。

荷堅 （不平，用手拍桌）媽的，都是強盜。

吳姬 （冷不防嚇了一跳）為什麼，這樣大驚小怪？

荷堅 我恨這些人，妳說，妳快說，後來又怎麼樣了？

吳姬 後來，我爸爸和他們拚命，可是他們都是生龍活虎的人，爸爸已經上了年紀，

什麼用呢？被他們一推，頭撞在石頭上，當時就死了（說到此地，傷心萬分）

來爸爸的屍首也不知道是誰收殮的。

荷堅 （同情）這種事太令人傷心了！那末妳的母親又怎麼樣呢？

吳姬 母親聽到了這個消息後，就用簪子把頭髮斷了，到萬壽庵去當尼姑了。

苻堅 想不到這老頭子的手段這樣凶？

吳姬 不要說他對我們手無寸鐵的人，就是對當今皇帝還不是惡意欺侮嗎？看他那樣子，

很想陰謀篡位哩。

苻堅

（王蘭撲姬在懷安慰）吳姬，妳也不必太傷心了，有機會將來我替妳報仇。

（姚萇突然闖入，羣年少英俊，身體魁梧，雄糾糾，氣昂昂，全身戎裝，傲態畢露，苻堅與姬親暱狀，欲退又不能，欲進又停止，現不安狀）

吳姬

（推開堅）有人來了。（坐入另外一椅子）

苻堅

誰？（回頭看）原來是姚萇，（現不快）進來有什麼事？

吳姬

慕容將軍已經攻下了明光，派人來報捷。（呈上捷報紙）請千歲觀看。

苻堅

（接報在手，略看即擲桌上）知道了。

吳姬

明光已經攻下了，那末晉朝難道說沒有兵了嗎？

姚萇

啓奏娘娘，兵是有，可是他們見了我們的兵到，都毫不抵抗的撤退了。

吳姬

為什麼呢？

姚萇

聽說是他們大司馬暗下命令的。

吳姬

這老不死的東西！

苻堅

他們既然不戰而退，我們就迅速推進吧，看情形他們對於姚和僕沒有誠意。

姚襄 聽說大司馬是地方主張議和，可是滿朝的文武都表示反對。

苻堅 誰發起的？

姚襄 是謝司馬和他的姪兒。

苻堅 他的姪兒是叫謝玄嗎？（注意地，起身思索）

姚襄 是的，就是在廣陵練北府兵破我們常陸軍的領導者。

苻堅 這小子將來總要想個辦法消滅他，不然是我們秦國的大患。

姚襄 虧得晉朝的兵權完全在大司馬一人的手裏，他們雖然主戰，可是沒有兵是戰不成的。

的。

苻堅 對了，趁他們和戰還沒有決定的時候，我們趕緊推進，只要渡過了長江就可以把

他們消滅了。到那時候，我們可以到紫金山圍獵，在秦淮河賞月，吳姬，妳看快

樂嗎？

吳姬 不答，走到窗前開眺……

苻堅 慕容將軍還說，請子義到新佔領的地方去安撫軍民。

苻堅 同姬吳姬，一同到前線去好嗎？

吳姬 不我去有什麼用呢？總一個人去好下。

苻堅 同去不很好嗎？

吳矩 我不想去。

姚堅 娘娘不預備去，那末就千歲先去好了。

姚堅 這裏的事情……

姚堅 這裏的事情有末將辦理，請千歲放心。

姚堅 (不忍無從) 輕臣計議吧。

姚堅 道：「聽兒小事，何消從長計議呢？不過新佔領的地方，千歲不像從前一樣，親

去安撫軍民，將來也許會發生問題。

姚堅 過幾天再說吧。

姚堅 (知堅不易分開) 也好。(欲下，忽又回來) 千歲，八公山糧秣庫的守將最近病害甚

很重，請千歲派一位將軍去代理。

姚堅 八公山在大營的後面，敵人決不會到的，怕什麼呢？

姚堅 敵人對不到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大軍九十萬在前線作戰，每天需要糧秣很多，

萬一糧秣庫發生了意外，軍心不要大亂嗎？

姚堅 既然這樣說，就派步顏去代理吧。

姚堅 步將軍性子暴躁，又好飲酒，恐怕不適宜。

姚堅 守守糧秣，又不是和敵人作戰，我想不會有什麼問題。

姚真（無可奈何）也好。那末要不要再多派一些兵去保護。

符堅（厭倦）這一點小事，還要問我嗎，你去支配一下好了。

姚真（欲下）

符堅慢去，

姚真（復回來）千歲還有什麼話？

符堅多派兵馬到前線去助戰，這裏不消多留人。

姚真後方的治安也很重要。

符堅沒有關係，還怕敵人來搗亂嗎？

姚真（出外）

符堅（走近帳）討厭極了，每天總有這許多事情。（望天）時間不早了，打獵又去不

成了。

吳姬陸續去打獵？

符堅那末你就喜什麼呢？

吳姬除掉音樂，我什麼東西也不歡喜。

符堅那是文，我是武，兩人的意見始終不會一致。

吳姬那又何必一定要一致呢？

符堅 譬如剛才的事吧，如果你也願意去，不是很好嗎？

吳姬 難道說做一個人不可以去嗎？

符堅 一個人去怪冷清的。

吳姬 您從前呢？

符堅 從前倒沒有什麼，可是自從看見了妳以後，就……

吳姬 天（代說）就一刻都不能分離了，是不是？

符堅 您要知道事業比女人還要重要。

符堅 沒有女人根本說不到事業。天下的男人辛辛苦苦若樣子好像是爲了事業，可是仔細地分析一下，一大半還不是爲了女人，如果沒有女人，我想他們不會這樣慢？

吳姬 不和您說了，什麼女人，女人，好像您離開了女人不能生存的。

符堅 也可以這樣說。

吳姬 不害羞，您剛才說事情太多，不可以分些給別人嗎？

符堅 我也這樣想。

吳姬 緩步入座（看樣子，姚將軍倒很聽幹的，不可以叫他多操些心嗎？）

吳姬 那可以。

姚將軍 跟您多久了？

「差不多有十年了。」

「再以後還是心腹了。」

「也可以這樣說。」

「他怎麼樣得到他的？」

「在安義府的時候。」

「（突然記起）從前守義陽的這個姚襄和他是一家嗎？」

「就是他。」

「（吳姬）聽他這樣說是被殺死的，想不到他一點兒不記仇，反來幫助我，真是怪。」

「（吳姬）爲了這一點，我也用盡了方法，自從他來了以後，我就託他爲龍驤將軍，替他蓋」

「（吳姬）屋，在城圍牆，一個人有了名義，還有什麼仇不仇呢？」

「（吳姬）天下很多的人，的確是這樣的。」

「（吳姬）（暫時沉默）」

「（吳姬）閒坐在這裏太無聊了，到八公山去跑馬好嗎？」

「（吳姬）我不是對你說過這些玩意兒我的性子都不接近。」

「（吳姬）現在還沒有我到，做你音樂的人，難道說就這樣閑坐嗎？」

「（吳姬）那時候一個人手玩好了。」

荷 豎 不來我要和你一同去。

吳 矩 爲什麼在這裏不放心嗎？

壽 鏡 是呀！我不放心！怕被蜜蜂來偷糖去。

吳 豎 那又

荷 豎 什麼呢？到冰法划船吧。

吳 豎 再是多划兩圈鐘點。

荷 豎 可以！你說的話無論怎麼我也絕對從速。

吳 矩 小鏡笑！真是不愛輸的東西！

荷 豎 兩人正要出外，誰知那道義剛闖入，與吳矩身離相碰，把吳豎之頭倒向地，吳豎脚

在泥裏，爲難站穩，吳豎大怒。

壽 鏡 對吳豎起千歲，娘！

荷 豎 你這婆子，失失到幹什麼？

壽 鏡 實話！實在真對不起。不知道汗流娘，剛要出去。

荷 豎 不問娘，脚受傷了沒有？

壽 鏡 不怕被蜜蜂咬了。

荷 豎 那要法去去，去去。

（姬一走一跌入內室）

道義

（自打臉皮）都是我不好，害得娘娘傷了腳皮。

苻堅

爲什麼這樣匆忙，是家裏的老婆不見了人對嗎？

道義

千歲，不要說笑話了，我是來報告機密消息的。

苻堅

就是報告消息，也不用這樣匆忙。（坐下）有什麼消息呢？現在可以說了。

道義

千歲，您知道燕和的事情發生了變卜了。（坐下）

苻堅

張華請楚王據說晉朝的文武官員都很反對。

道義

是的，就是爲了這個關係，本來這件事務已經沒有問題了，只要桓溫把國書送

苻堅

生法，經孝武皇帝蓋了國寶，不怕整個的江北，不落進我們口裏，可是……

道義

（不耐煩）說話爽快一些，不要這樣吞吞吐吐。

苻堅

基本是，後來誰知道謝家叔侄竭力反對，說桓溫一定受了我們的賄，所以主張諸

道義

和不同時滿朝的文武也同意他們兩個人的主張，那皇帝當然不肯簽字蓋印了。

苻堅

那末桓溫又怎樣呢？

道義

桓溫後來又想了一個辦法，在皇帝面前說謝家叔侄和我們私下有往來，所以主張

苻堅

抗戰，預備晉朝的兵力消滅了，好把江山送給人家。

道義

那末孝武皇帝相信沒有？

道義最初很相信，並且預備把他們叔侄倆關起來，可是後來滿朝文武都上本担保他們不會有這事實，同時桓溫也拿不出證據來，所以這事情就沒有成功。

符堅：無中生有的事情，怎麼會成功呢？

道義：可是謝家叔侄真厲害，竟在皇帝面前控告桓溫私通我國，主張和議，並且陰謀篡位，同時也舉出許多證據來。

符堅：真的嗎？後來呢？

道義：後來那皇帝就派兵包圍了桓溫的住宅，搜出黃金三萬兩，白銀五百萬兩，還有各種兵器兩百餘萬，戰馬三千匹。

符堅：這樣一來恐怕那老頭子的性命就有點兒靠不住了。

道義：還有什麼問題嗎？所以那皇帝就立刻要帶桓溫去審問。

符堅：帶去了沒有？

道義：倒沒有。

符堅：難道說跑掉了嗎，這老頭子真有辦法。

道義：一個人到山窮水盡的時候，還有什麼辦法，他看到沒有生路了，所以就服毒死了。

符堅：死了才好！

謝義（莫問其秒）桓溫是千歲的大功臣，他死了，怎麼還說好呢？

符堅 是報了仇了。

謝義 誰說仇了？

符堅 這個你不知道！

謝義 因為我不知道，所以問呀。

符堅 這事和你沒有相干，何必問呢？老頭子死了以後又怎麼呢？

謝義 後來那謝家叔姪養了一本書，說北伐的利益，滿朝的文武也都贊同，於是那皇帝就

拜謝安爲丞相，謝安爲將軍，加兵八萬，前來抵抗了。

符堅（毫不在意，暗笑）哈哈，八萬人馬，我們一仗就可以把他們消滅。

謝義 不能太小看他們。

符堅 量他們沒有什麼作為。

謝義 千歲要知道，謝氏叔姪不是平凡的人，他們是南朝名將。

符堅 南朝大勢已去，有幾個名將也沒有什麼用。

謝義 那也不能這樣說，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謝氏叔姪都是久歷沙場的人，

謝安當過州刺史的時候，在任沒有半載，把江北一帶都建業固若金湯，使南朝的

江山無恙爲安。謝安勸教幾寺廣積善緣，前年的功夫就就統統軍，這就是名聞天下。

的北府軍。這一次來抗賊真不可小視。

符堅（傲然）你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要說謝家叔侄兩個人，就是一千個謝安，謝玄也不在我符堅的眼上，同時作戰的事情，你們文人是不懂的，一切有我對付。

道義 那好極了。

符堅 南朝的兵馬已經發動了沒有？

道義 聽說已經發動了，謝玄的先頭部隊在前天渡過長江，向淮河大道推進了。

符堅 怎麼還沒有接到情報？

道義 也許就要來了。

兵甲（慌忙入內）啓奏七藩上，滁州被敵兵克服，大軍集中滁州北五里安營下寨有久住模樣。

符堅 再探。

兵甲 是。（行禮出）

道義 真快呀，敵人已經進了滁州。

符堅 可是他們為什麼不再向前挺進呢？這真奇怪！也許他們另有計劃。

符堅 恐怕不會吧，也許是他們懼怕不敢深進。

道義 怕什麼呢？

符堅 不是怕我們兵多將廣嗎？

道義 不會吧？（心神不安，在室內徘徊，忽然轉身）千歲，八公山糧秣庫守將蒼病，

已經派人接替了沒有？

符堅 已經派步類去接替了。

道義 步類性情很暴躁，恐怕負不了這個重任吧。

符堅 我對你說，作戰的事你們文人是不懂的。

道義 （無可奈何）是，是。（無聊地坐下）

符堅 如果他們真的懼怕我們，那又容易辦了。

道義 怎麼容易辦呢？

符堅 我們可以用一些力量使他們屈服。

道義 恐怕他們不會屈服。

符堅 你怎麼知道呢？

道義 我和謝玄是同學，怎麼會不知道呢？

符堅 （避後一動）你們是同學，那就更好辦了！

道義：（不閉）怎麼又更好辦呢？

符堅：你可以再去和他們商議和平條件。

道義：恐怕不會成功。

符堅：成功最好，萬一不成功也沒有什麼關係，威嚇他們一下，減低他們的士氣也好。

道義：我想還是請千歲另外派一個人去吧。

符堅：別人去那兒有你熟悉，何況你和謝玄又是同學，我想還是你辛苦一趟吧。

（秦兵乙上）

道義：謝玄的為人，我是很明白的，這一次再去未必會成功。

符堅：我不是早說過嗎？不成功是沒有關係的，最要緊是設法削減他們的士氣，同時還

打聽一些蘇密消息來供我們參考。

道義：那可以。（起身準備走，突然從內出，故又停止）娘娘，腳好了沒有？

吳姬：還有點兒痛。（坐下）

道義：那真正對不起。

吳姬：沒有關係，朱軍師，我委託你一件事。

道義：什麼事情，只要我力量做得着一定替娘娘辦到。

吳姬：想請你找一個人。

苻堅（接口）對了，娘娘到這兒來後，也沒有什麼消息，必要常常煩悶得很，想託你

到南方去找一位對音樂有研究的人，來教教他歌唱。

道義可以，可以，這一次我一定給娘娘辦到。

苻姬謝謝你。

道義不敢當。（突然一想起）千歲，如果這一次事情成功那末不說，萬一不成功，請

千歲迅速調動左軍沿渭水而下，把敵人包圍起來，給他們一個猝不及防。

苻堅這風我知道。

道義將軍英雄無敵，是我們秦國的柱石，請千歲要特別對他好一些。

苻堅這些都不用你操心，看這你這一次去能鉤圓滿回來。（看兵乙）朱軍師，這一個

是我的心腹，你可以帶在身邊使喚。（囑從乙）你跟朱軍師到南朝去，一切事情

都要小心，知道了嗎？

從乙知道了。

道義請千歲給一封國書，讓我帶去。

苻堅你跟我來。（出外，道義，與從乙後隨）

苻姬又要到南方去施陰謀了，這一次恐怕不會有人上當了吧？

褚晨（匆匆入）千歲，（見不在）娘娘，千歲不在嗎？

吳 雲 不說會吳越對峙，我國的天氣，現在還很熱，我還沒有到老寒。

吳 雲 《吳越對峙》是不會太寂寞了，有機會我將來和你找一個對象吧。

吳 雲 《吳越對峙》又失靈，吳越對峙不靈了，吳越。

吳 雲 《吳越對峙》吳越子族親自出征嗎？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吳 雲 《吳越對峙》出征，不能找回局勢。

蘇桃兒哭哭啼啼跑到鄭亮家，哭訴娘告發我。

吳媽娘（聽了，嘆口氣）將來自然會知道的。

蘇桃兒（聽了，嘆口氣）子到利害誰能。

吳媽娘（何必生氣呢？你的地位將來一定在朱軍師之上，千萬很明白的。

蘇桃兒（千萬明白就好了！）可信……

吳媽娘（吳媽娘）蘇桃兒，聽說你還有一位哥哥，現在呢？

蘇桃兒（傷心）哥哥，不，哥哥死了嗎？

吳媽娘（傷心）哥哥，已經死了？怎麼死的？

蘇桃兒（還是……）

蘇桃兒（苦聲由外）……

蘇桃兒（見吳媽娘快用袖擦眼淚）千……千歲，回來了。

蘇桃兒（吳媽娘）對親戚……你，你進來幹什麼？

蘇桃兒（吳媽娘）……

蘇桃兒（吳媽娘）……

蘇桃兒（吳媽娘）……

蘇桃兒（吳媽娘）……

蘇桃兒（吳媽娘）……

蘇桃兒（吳媽娘）……

蘇桃兒（吳媽娘）……

蘇桃兒（吳媽娘）……

蘇桃兒（吳媽娘）……

蘇桃兒（吳媽娘）……

蘇桃兒（吳媽娘）……

蘇桃兒（吳媽娘）……

符堅 剛才聽朱軍師的報告，敵逃遼江不久，怎麼現在三郡又失守呢？

鍾雲 朱軍師的話並不能完全相信的。

符堅 為什麼？

鍾雲 他是那一族的人，我想千歲一定很明白的。

符堅 我看他不會。

鍾雲 不貪，到將來就知道了。他前一次到南方議和，完全以私人的利益為前提，不把國家的幸福放在心上，所以徒耗了許多金錢，時間，一些沒有結果。

符堅 你反對議和嗎？

鍾雲 這我反對毫無結果的議和。

符堅 可是你提議議和，又準備去了。

鍾雲 這（注：準備）又去守！

符堅 是嗎？

鍾雲 這（冷笑道）我前幾遭一次是和注一次一樣，不會有好結果的。

符堅 你怎麼知道呢？

鍾雲 現在的情況，並不像相識。對付，聽說朱軍師和關公是同學，也許把這軍的

秘密洩漏一些給他們倆會有的。

(奔兵甲上)

(思索，不滿) 你身爲大將，話不可以亂說。

別人我不敢說，他的爲人我是從明白的。可是千歲相信他那當然沒有話說了。

(唐伯交加) 誰相信他。(拔劍) 以後你再亂說，當心我的劍！出去。

(唐伯交加) 誰相信他。(拔劍) 以後你再亂說，當心我的劍！出去。

(有重鎗聲) 以後無論誰，沒有我的命令不准進來。

是。

(唐重鎗) 去請娘娘出來。

是。(入內室)

這樣伙不嫌好意，我懷不得劍傷了他。(以劍作簪狀然後入鞘)

(吳姬臉含羞色出來，後隨兵甲)

請吳姬進來好久。

沒有好久。

他對你說些什麼話？

(坐下) 沒有說什麼。

(不信) 不會吧。

吳 堅
符 堅
吳 堅

難道說，我哄你嗎？
以後不從你和他多談話。

（略思，已胸有成竹，起身與堅抗辯）千歲，你不要誤會了事實，因為他是你嘴
的，所以對我比較客氣一些，你就疑心我和他有什麼特別關係了，（堅
決）好，現在你既然疑心我，那末，我就死在千歲的面前，表明我的心跡吧。（

近堅身撲拔劍自殺，堅急攔阻，兩人起爭執）

（後悔）吳姬，我明白妳的為人，何必這樣呢？

（中心悲切，奔入椅中暗泣）……

（上前安慰）怎麼，又傷心了？

罵你自己。

我還不是和從前一樣嗎，非常的愛你。

（撒嬌）就要您愛？

（接姬在手）算了，算下，一切都是我的不是，請你多多原諒。

不要臉

是的我不還臉，可是我愛的是妳的愛情。

（用目示意）……

符 堅
吳 堅
符 堅
吳 堅
符 堅
吳 堅
符 堅
吳 堅
符 堅
吳 堅

從堅（回頭見兵甲仍在，頗不安）你在這裏幹什麼，還不快去打盆水來，讓娘娘洗臉。

兵甲是，是。（下）

府堅（如無問題，心爲之定）來，我陪妳去洗臉，哈哈。（扶姪姪入內）

——幕徐徐——

道 不及怨。

王 算得半何必又提議人呢？

道 應（現狀談話不忿在那兒）

王 到東邊去檢査武器。六畜坐牢）……

道 怎麼樣？

王 很妙。玉龍們都抱爲器最難得，雖利守等反政命等「下」，那蕭蕭快快去殺敵人。

道 那蕭蕭士氣可好？

王 士氣非常激昂，備備都地着藏胡胡的決意。

道 這就是能得用最捷勝利的預兆。

（無怨勝兵持槍響道）

王 不滿意得再是後勝利，這幾多手勢去。

道 是這那一方面，是甚麼呢？還是什麼？

王 都有的是關係，以量來說敵人有九十萬，我們只有八九萬，不過這還不是重要的。

道 可是我們這裏的人，並不是個個都能以一當百，不是這比他們多嗎？

王 就是爲了這點，所以改進將士的本質是值得注意了。

遊 您覺得應該先朝那一方面下手？

王 在我看來，應該先從政治方面下手。

（致浩）

王 我在前晚，是嚴治重於軍事，嚴治江天下得好，可以加強自己的實力，也可以減低黨敵人的作戰心理。

王 這倒責任應該減輕。

王 為何其然呢？

王 這以婦女工作當然我可以負責。

王 這好方嗎？

王 那不一定，有機會的話，我想起到前線去。

王 前線很危險，恐怕……

王 您不要看輕了我們女人，凡是男人能做的事，我也都能做的。我會化裝裝成一個……

王 您去前線？可是您就不會扮男人。

王 難道要我假扮男人幹嗎？

王 難道扮男人不是到黨可以佔便宜些嗎？

道 好好的講正經，又說這種話也不愛聽的話來了。

王 說說他這正經話。

道 誰人愛聽？

王 誰不要聽？自然有人愛聽。

道 起身作欲舉狀，他再說我要對客說了。

王 起身舉手，可是我也不怕。

道 兩人各不相讓……

王 你們又在發誓了，真像小孩子。

道 他欺侮我什麼呢？

王 他欺侮你什麼呢？

道 欺侮她好了。

王 欺侮她好了，你不要相信她的話，她不欺侮我已經萬幸了，我還敢欺侮她呢？

道 算來會說鬼話。

王 最好看，山前山後有文有武的戲，現在可以降止了罷，天不早了下來請罷。

道 三人入座。

王 說說前形怎麼樣？

謝 王 情形很好。

道 王 有什麼問題？

謝 王 倒沒有什麼，（突然想起）對了，第三號營房裏有一櫃士兵雜誌，手裏受了傷中

羅 王 妹快去幫他看一看。

謝 王 是，我馬上就去。（取書上藥包匆匆下）

謝 王 （稱贊）他做事精神非常好。

謝 王 這是脾氣不好。

謝 王 像文要說地了。（正題）王哥，希被敵人騷擾得太厲害了，退出的時候，殺人

放火，清隊是斷斷殘殘，屍體滿地，要復興恐怕很困難。

謝 王 這都是敵人的機技，身系軍事上失敗，就殺人放火，來破壞他們的歸集。

謝 王 一方面也是防備我們前進兵入城，（六四四）。

謝 王 最近聽說敵人在蘇聯境內做了許多堅固的工事，看情形是想永遠佔據了。

謝 王 敵人最強的確是這樣，但蘇聯佔了蘇聯可以証明者，三界直逼蘇聯，可是蘇聯

謝 王 土不用命，所以沒有達到目的。

謝 王 這完全是他們的領袖一個人所造成。

王 堯

究竟是在歷一會事。

一方面是在資財不濟，另一方面是對待士兵太苛刻了。這樣冷的天氣，看他們前線的士兵凍得穿了一身寒衣，可是荷槍和他們，整齊整齊地住在豪華的城裏，真是寒暑不均。

戊 叫一將士們怎麼會風聲呢？

不能和士卒共甘苦，也是敵人這一次失敗的大原因。

王 堯

敵人雖然被我們克服了幾個據點，可是離開失敗還遠，因為敵人的主力還沒有消滅，這是我們抗戰偉業中最艱苦的工作。

王 堯

你看怎麼樣才可以把敵人的主力消滅呢？

王 堯

照現在雙方的實力講，相差得太遠了，要消滅他們的主力非用其他方法不可。

王 堯

可是用什麼方法呢？恐怕也不很容易罷。

王 堯

當然一方面還要有機會，沒有機會的確相當困難。

王 堯

是呀。

王 堯

前一次反攻明光，不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嗎？知道敵機轟炸重圍，因事回國，手中軍中，所以這報的筆通，是非常重要的。將來有機會的話，最好我們這裏有人深入敵後，那末更容易得到敵人準確的消息。

王 疑 我也有這個草胸。

謝 玄 聽說最近很容易混進秦城。

王 疑 爲什麼呢？

謝 玄 因爲最近在這邊和營土木，預備築一個逍遙台，所以近來廣招木匠，到那兒工作

的人很多。

王 疑 築逍遙台幹什麼呢？

謝 玄 還不是因爲最近得到了一位美人。

王 疑 那是不是在逍遙台去的？

謝 玄 恐怕是罷了。

王 疑 落髮（站起舞）（手中）……

（頭戴舞片舞）

（玄）（戴外帽長持槍擊過）

（玄）（戴外帽入收竹損聲）

王 疑 留六個望天劍的時候真快，又到開晚飯的時候了。

謝 玄 玄（）（還有所感與幾條人給驚知這樣慘厚大點精神不注力可說得通他輕重得

王 疑 我看最好還是想法擾亂他們的軍心，軍心一亂，數目雖多也沒有用了。

謝雨來：（臉紅着）那裏我倆想入非非麼？姐謝雨來大家管顧不致貽口實，那事最要緊我們

玉：（兩人相視，互訴情狀）

王：（好）（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謝：（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王：（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謝：（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王：（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謝：（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王：（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謝：（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王：（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謝：（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王：（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謝：（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王：（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謝：（支）（與謝雨來相視，互訴情狀）

謝 這事細想，倒不是某義氣飯的內因，還是她願意過日子。

王 謝家這家，夫姓曾，因為她已經對我表示過。

謝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王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同時而笑)

謝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王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謝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王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謝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王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謝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王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謝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王 這事，你曾聽過，她願意去嘗試，真是女中丈夫！

生 將軍！敵軍進攻，這情形可不妙。

龍 敵軍進攻，這情形可不妙，應該先挫亂敵人的戰鬥心理。

附 支 用什麼辦法？

龍 敵軍若青溪，每天所戰的敵軍很多，不消說，敵軍的進攻，不但敵人，和我們

龍 將軍！想這兒，

龍 將軍！想這兒，

龍 將軍！想這兒，

龍 將軍！想這兒，

龍 將軍！想這兒，

龍 將軍！想這兒，

龍 將軍！想這兒，

龍 將軍！想這兒，

龍 將軍！想這兒，

龍 將軍！想這兒，

龍 將軍！想這兒，

王爺：我恐怕會知道罷了。

道士：那當然不會。

謝玄：那這樣說來，那幾更加知道了。

道士：那也許是前。

（晉卒舉火內）

李甲：（敬禮）報告元帥，秦國派軍師朱道義來，有美軍商議，已經到了吾軍的防區，

請元帥定奪。

謝玄：這還好又來幹嗎？

王爺：這不是想叫我們再進他們的圈套嗎？

謝玄：可惜他的對象已經死了。

道士：他叫我們進圈套恐怕做不到，反轉來也許叫他進我們的圈套。

謝玄：那我們有什麼好辦法。

道士：利用他來搭橋啊。

謝玄：（稱贊）好極了，利用他來搭橋。准許放他進來。

王爺：是。（行禮退下）

道士：這還好對這兒來，真是來送一個好機會給我們。

耐王
生藥

（外面日光西望）

（遠東傳入記略）

是。〔出輯〕

(坐禪光前新兵書)

（入報）報告元帥，泰國使者到了。

(書於桌上，整理衣冠) 觀本舖有贈。

是。(走到帳口傳令)元帥有令，齊集演武場入朝。

（朱聖師風塵集上）

（上勛招呼）道義兄，想不到我們又見面了。

幻度兄，一別再載，現在是蒸蒸日上。

你我同學，久別重逢，不論官與民，請坐請坐。

謝坐。(坐)

謝道玄：（亦入座）道義兄，一路上馬不停蹄很辛苦吧？
道義：倒沒有什麼，幻度兄軍務冗繁才辛苦哩。
謝玄：還好。

（辛乙，獻茶）

道義兄，這一次又到敵國來有何貴幹？

（對左右看一眼）有一點兒小事要和幻度兄商議。
（會意）退下。

是。（出帳）

道辛乙：小弟這一次到貴營來，一來是恭賀幻度兄榮陞大帥，二來代表敵國元首想和幻度兄商議一些公事。（取國書送上）這是敵國元首國書。

（折書觀看，點頭）第一點實在不敢當，第二點……我們可以商議商議。

有一句話要先請教的，就是最近貴國克服了許多地方，是不是還要向前推進。

當然要推進，還有許多失地難道說就此斷送給人家嗎？

就要進兵嗎？

這個我不想能奉告。

道謝玄：（沒趣）是，是，不過爲了避免生靈塗炭，敵國的元首很願意雙方和平解決。

是不是和第一次一樣。

那當然不同。幻度兄出來作代表，小弟們怎麼好使你吃虧呢？

（利正）這並不是我個人的吃虧便宜事。

是是，決不會使貴國吃虧。

那很好，但不知你們預備什麼時候退兵？

爲什麼要退兵呢？

把佔領的土地退給我們，才好開始談判啊。

開好了談判再商議退兵，不一樣嗎？

我不同意。

幻度兄的態度，有的像想封閉和平之門。

那倒並不是，不過侵略式的談和平，本人決不能接受的。

幻度兄的意思這還難說，王兄問？

要雙方站在平等的立場上談判才是辦法。

小弟並沒有說不願意站在平等的立場上談判啊。幻度兄，小弟覺得你的脾氣比從

前就變多了。

我還沒有什麼改變，這完全是他的主觀。

這問題我們以後再說罷，關於議和的事情我們來討論一下。

對付我們先討論議和的事情吧。

請教。

貴國對於議和有什麼意見呢？

關於這個問題，敵國的意思約有三點。

第一，點鐘和鐘錶裏，請貴國下令令前線的隊伍停止作戰。

第二，點鐘和鐘錶裏，敵國的將士們當然也決不會再有敵對行為。

第三，點鐘和鐘錶裏，敵國的將士們當然也決不會再有敵對行為。

第二，請貴國的隊伍退到江南，恢復戰事初起時的狀態。

為什麼要我們撤退呢？

不撤退是不會實現真正的和平的。

那你們的隊伍呢？

敵國的隊伍暫時駐守原防，決不再向前推進。

叫我們撤退，你們却駐守原防，這恐怕有的兒不公平吧？你再說第三點。

割長江為界，各不相侵。

王義（不快）笑話，這條件不是和從前完全一樣嗎？

道義（怎麼一樣呢？賠款子，賠絹帛，不是取消了嗎？

王義（你們還想嗎？能夠答應你們的人，可惜已經死了。

道義（那末依王兄的意見應該怎樣呢？

王義（依我的意見，第一條是沒有問題的，第二條撤退的問題，還要公平討論，第三條

道義（根本談不到，也不是我們的職權範圍之內。

王義（那末王兄對於第二條有何高見呢？

道義（思索）我想暫時以離水為界，河東由貴國的軍隊暫時駐防，河西南撤歸我隊伍

道義（貴國的隊伍本來在河西南。

王義（我們不會向河東推進嗎？

道義（不置）……

王義（這個折中辦法總覺得怎麼樣？

道義（不過退兵和劃界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王義（這個等以後再詳細討論。

道義（也好。

王 本

來。

王 本

(止)有。

王 本

有誰元帥。

乙 是。

(出帳)

王 本

這一次如果議和成功，對貴國是很有利的。

王 本

為什麼呢？

王 本

因為如果不是議和的話，我們的軍隊早要向前推進了。

王 本

可是我們並不怕啊。

王 本

不過貴國的兵力究竟太單薄了，人馬還不到十萬，怎麼可以抗拒百萬的將軍呢？

王 本

魯小龍子我上陣賣功。

王 本

誰小龍呢，這是老實話。

王 本

(入)你們談什麼啊，這樣起勁。(卒乙隨入)

王 本

(起來撫座)這不是際談談嗎。

王 本

(三人入座)

王 本

(問孫)議和的事情而誰沒有。

王 本

王 蔭 商談過。

謝 玄 他們有什麼條件？

王 蔭 (他們有三個條件，第一是停戰，第二是撤兵，第三是劃界。

謝 玄 (停戰當然可以，撤兵怎麼說呢？

王 蔭 (他們說我們把贛省撤兵江南。)

謝 玄 (他們說不是明明的嗎？我們把江北的土地送給他們嗎？這條條件絕對不可以答應。

王 蔭 (我還是這樣說吧。)

謝 玄 (關於劃界的事，

王 蔭 (他們說要以長江為界，各不相侵。)

謝 玄 (他們說不對，長江太險，

王 蔭 (關於這第三條條件，本和子，所以我說待將來正式開會的時候再決定，關於第二條

謝 玄 (關於劃界的事，也不表示贊同。)

王 蔭 (對。)

王 蔭 (為了求得和平的實現起見，所以對於第二條提出折中辦法。)

王 蔭 (關於劃界的事，也不表示贊同。)

王震、蕭克以龍水爲界，他們在河東，我們守河西，照這樣暫時決定，對我們沒有什麼損失。

（反對）誰說沒有損失，如果這樣決定了，難道說河東的土地就不能使我們的軍

道主義 幻魔兒」批評藍蘭的筆陳本等青國的隊伍開到河東，早已到河西了。

（生氣）來，你們有甚麼管曉來，看我們一個個把你們消滅。

王王疑（翻譯）誰和還沒有成功，雙方先衝突起來，這是不大好的。關於撤兵的問題，我所提出時，折中辦法是暫時的，並不是肯定。說河東的土地永遠不屬我國了。暫時時也總得儘不到。

道義（漢壽）王兄聽明白了沒有，元帥說的，絕對做不到。

王寶葵：「做不到就算了，（嘆息）既然這樣，何必叫我來做代表呢？」

（追上）王爺，你說什麼話？

（冷冷地）我沒有說什麼。

（警告）告訴你，這是軍營裏，並不是家庭中。

王：我知道。

（上前挑解）大家何必認真呢？

謝玄 知道就不該說了。

王倫 不該說不說，（憤憤然）

謝玄 （怒髮衝冠，以拳擊桌）好大胆，敢在我面前放肆。

謝玄 自己人何必這樣呢？

謝玄 他這樣態度對待我，難道自己先嗎？

謝玄 年既人太，都是這樣的。

謝玄 我非要把他一些利害看不可。

謝玄 可原諒，這是原諒一些，何必操之過急呢？

謝玄 不行，非給他一些利害不可，來。

謝玄 有。

謝玄 把王倫拉起來，（注：王倫處嚴辦。）（寫條子交卒）

謝玄 是。（退下）（甲卒甲）

謝玄 幻度兄，然這樣對付王兄，未免使小弟難堪了。

謝玄 和德有什麼關係呢？

謝玄 還不是爲了小弟的事情而發生，嗎？

謝玄 毫無關係。他近來對我太放肆了，早就要制裁他了，道義兄還沒有吃飯吧，真對

不超承。

甲子年

玄 山 東 軍 師 主 用 地 版 之 添 裝 樣 式

蘇子瞻

卷之八

本著者。一國の甲丁。

心靜不寧在物中無物

(卷乙上)

支(下問)坐家詳報奉差各人

蘇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將主之體操也。此操乃不本也。

不爲人主者，亦不可不爲人主。

外証時雖且生金是下未者自口天

陳子昂集卷之八

上海英大馬路

卷之三 列傳 謝安

王明不識字，坐車上。

懷生賦

二、

(外郎、主簿、司馬)

卒 乙 (辛乙齊奏) 隨從甲乙兩力士。
快盡見元帥。

從 甲 乙 (叩頭) 盡見元帥。

謝 卒 起奏：你們在路上很辛苦了。

從 甲 乙 謝元帥。(起身，站立兩旁)

謝 卒 你們都是一向跟隨朱軍師的嗎？

從 甲 乙 (同聲) 是的。

謝 卒 既然都是跟隨朱軍師的，那可以算他的心腹了。

從 甲 乙 (莫衷其妙) 是，是。

謝 卒 你們知道朱軍師是我們漢人嗎？

從 甲 乙 知道。

謝 卒 朱軍師和本帥是同學知道嗎？

從 乙 不知道。

剛才本帥和朱軍師商議的事情，你們知道嗎？

從 乙 不知道。

乙 真太老實了，來。

卒 乙 (到裏面去拿)一百兩銀子來，分作兩包。

卒 乙 (入內)

謝 乙 你們都是朱軍師的心腹，那末本帥和朱軍師商議定的事情，告訴你們誰也沒有關係，你們知道嗎？朱軍師不久就要回到……

從 甲 跟朱軍師在一起，他當年就身邊的人，是千歲派他跟朱軍師來的。

謝 乙 (頓時變色)什麼，你不是朱軍師身邊的人，胆敢冒充？

從 乙 (大喊，倒跪下求恕)請……請元帥寬恕。

卒 乙 (取銀子在手裏，翻開錢袋打量了一番，然後叫隨從甲)來，你是朱軍師的心腹，

這一刻也太早了，我還是睡個子午覺吧。

（道）謝元帥重賞。（取銀子，從乙看後腰紅甚）

（貴從乙）你假冒朱雲龍的眷屬，誘惑本帥的大事，來，把他扣押起來，等

本帥的計劃成功後再發落。

（乙）（揮從乙下）

他既然不是跟隨你們主人的，為什麼不早說呢？

小人不便說。

虧得你，後來說了，不然豈不誤了本帥的大事。

（叩頭）小人該死。

起來，不久你就要跟主人到這裏來了，大家都是家人，本帥一定寬原諒你的。

（謝元帥）（起身）

你們主人從前去投降秦國，也是本帥的計劃，秦國人恐怕都不知道吧？

不知道。

現在不久就要回來，你也不可以把這消息洩漏。

小人絕對不敢洩漏。

已經兩更了，你還沒有吃飯嗎？來，陪這位弟兄去吃晚飯，吃好了叫他們早些

休息吧。

是。(欲下)

退來。(與卒乙耳語)

是。(欲從甲下)

(得重現疲狀)

(外面哨兵報告：「秦國使者在外面要見元帥。」)

請進來。

(外面答應：「是。」)

(不復辭進候)元帥打攪了。

軍營中還有什麼好的奉敬，真對不起知己同學。

這度兄太客氣了，這件事情今晚還錢嗎？

兩方面能壓壓左邊了，也商議不出什麼辦法來。

縣道

(突然外面傳及屠犬聲驟的操聲王縣聲聲聲)

(衣響)啊！

好！叫個以後再不敢在老縣面前放肆。

道義：這一次小弟誤本對不起兄了。

謝玄：和義叔本沒有關係，（嘆天）時候不早了，道義兄早些休息罷。（

（卒乙上）

道義：讓和義叔那裏好明天再商量了。

謝玄：明天再詳細商議，本陪朱軍師去休息，就宿在後院客舖裏好了。

卒乙：是。（陪道義入內幕）

謝玄：（若有所思徘徊片刻）……

卒乙：（想往旁轉候）……

謝玄：好好的侍候朱軍師。

卒乙：是。

（謝玄出幕）

（卒乙無動地站帳內，不久即睡）

（遠遠傳來打三更聲）

道義：（不能入睡，走出來）見卒乙鼾睡，推他醒醒。

卒乙：（驚夢）我……我去，我立刻就去。

道義：你說些什麼呀？

本乙（醒）我……我沒有說什麼。

道義（你去睡吧）

本乙（奉元帥命令，叫我待候軍師的）

道義（時候已經不早了，在這裏也沒有事情，你去睡罷。（見門外暗兵經過）外面的弟

（兄弟叫他去休息吧。）

本乙（約道謝）謝謝朱軍師。（出帳，見與暗兵陪話後同離開）

道義（失望）這一次來又和上次一樣，一點兒收穫也沒有，怎麼好回去覆主公的命令

（我謝張獻）

（帳外傳入腳步聲）

（道義驚起）

王乙（悄悄地上，身如已負傷）噤，好痛！

道義（急扶王坐下）怎麼了，受傷了嗎？

王乙（愁眉不展）一言難盡，我們以後再談吧。

道義（十分同情）這一次完全是小弟害了您。

王乙（嘆息）我提出的折中辦法，您並沒有對付，（指帳外）他不同意就算了，

（還是這樣對待我）（嘆氣）唉！不好說了。

道：「王兄知和度兄有就根嗎？」（出外探視一下，見外無人，才放心）

王：「沒有就根，他也不在這裏，書信也寄不來。」

道：「那末還不快些去，好共事呢？」

王：「那裏沒有辦法了，試問問我到那兒去呢？」

道：「像王兄這樣的人才，裏是無論走到什麼地都歡迎的，可惜王兄不願意去。」

王：「我現在又要離開這地獄，還顧到什麼願去不願去。」

道：「王兄這番話，小弟很願意分擔。」

王：「那兒去呢？」

道：「不論什麼地方，就是敵國也非常歡迎像王兄這樣的人才，」

王：「我文不成，武不就，恐怕貴國也不會歡迎。」

道：「那裏歡迎，小弟可以保證。」

王：「請說說看。」

道：「因為敵國元首的寵愛，最愛好音樂，第一次託小弟到南方來訪一位音樂家，」

王：「那已無助到了。」

王：「那裏？」

就是老兄

生：「疑日：『給に我、怎麼夠資格？』」

這藥已王兄何必吝嗇呢？您的音樂，小弟是久仰的。

「唔，果然這樣，那就要在助眠期間的時候，用冷水噴，效果又不好了。」

「路」沒有「題」嗎？

主 義 不 在 難 保 心 有 義 則 貴 。

道義同來的人也要通知他們一聲。

王婆：「我去叫醒他們。朱兄，有空嗎？」

道義有

主裁：「我想把內人也帶了去，免得勉強在這裏吃苦。」

道義都更好。

王三兄，跟我來，說出大書，

道義是

天南人精地出氣

（上）見無人，入內帳找亦不見。朱軍師到那兒去了？（正要出帳，支入）

「朱軍師罷了沒有？」

卒乙 朱軍師已經走了。

謝玄 走了？

卒乙 是的。

卒乙（上）報告元帥，王將軍和夫人都失蹤了，秦國使者帶來的人也都看不見了，怎麼，都不見了，（現焦急狀）這怎麼辦呢？快追趕，快追趕！

——幕急閉——

第五幕

地點：人物：佈景：

晉太元九年十一月，
寒宮遺臺台。

寒宮，在臺，隨從乙、將臺、朱道義、姚英、謝道義。

臺中，新臺之遺臺宮，當臺臺臺，爲全城建築之冠。台爲六角式，臺牆有欄杆，可眺望全城景色，中間爲紅紅百合窗，打開可望見八公山遠貌。

臺內有臺臺，臺臺臺，牛臺臺外，六角間懸有簾簾，風吹簾聲，頗有出俗之趣。臺臺均用木所製，精緻而高貴。

時入冬，冷風寒頗寒，室內置有火盆，其火熊熊，寒氣全消，左右皆均閉着，以防冷風侵入。

王：吾右側臺臺臺，乃爲主臺所遺。

王：臺臺臺，近於臺臺臺，吳臺臺臺臺。

王：將軍，這叫什麼臺？

王：臺臺臺。

漢姬

很好聽，而且又有意思。

漢姬

有漢姬？

漢姬

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許多英雄豪傑們的故鄉，還不是個個在彈故鄉曲嗎？

王凝

但願不以的將軍，凡是在外面游蕩放蕩的人，都能使他們再投到故鄉的懷抱裏去。

吳姬

我還是其中的少數。

王凝

妳在這裏不寂寞嗎？天下之下，萬人之上。

吳姬

物質的舒服，怎麼能抵得精神痛苦。

王凝

妳精神痛苦，痛苦幾何？

吳姬

到後來你自然會知道，這些話暫且不說好，社會轉動裏的王將軍，這難得的痛苦。

王凝

爲什麼不請你的太太來聽聽呢？

王凝

病人最近身體有些不舒服。

吳姬

這病氣候太冷了，住慣南方的人，到這兒來很容易生病。

王凝

如果住久了也沒有什麼關係了。

吳姬

王將軍，音樂和人生有什麼相關的地方？

王凝

最顯著的，就是可以陶冶品性和修養人格。

吳姬 聽說三國時有一位女音樂家，名叫蔡文姬，你知道她的身世嗎？

王凝 提起蔡文姬的身世，實在太淒涼了，她是一位研究邊疆音樂有非常成就的人，因

爲戰爭的關係，流落到異邦，受盡人間辛酸，後來靠曹孟德的幫忙，才把他接回

本國。

吳姬 不特不勝感嘆，蔡文姬與邦雖然受盡辛酸，可是後來總能回到故鄉，比較那些永

遠飄流在異國的人，要幸運了。

王凝 （不覺嘆息）她離開故鄉已經很久了，

吳姬 兩年多了。

王凝 她不想家嗎？

吳姬 怎麼會不想呢？尤其是在月白風清的時候，想起長江裏的片片歸帆，我的靈魂好

像已經飛回故鄉了。

王凝 有機會的話，她可以回去嗎？

吳姬 一隻鳥人關在籠裏的鳥兒，那兒來自由呢？

王凝 可以初生翼飛騰嗎？

吳姬 從前會相親善，現在戰爭亂，她可以回去了。

王凝 聽說在這種情形下，希望是太渺小了。

吳 姬 最後的時候，想盡兩眼淚，我常願看。

王 凝 這完全因為他這道老眼，他敢不抵抗主戰。

吳 姬 這指腹算是葬埋萬死！

王 凝 你這老眼，也思慮。

吳 姬 也是老眼的主張，但你又為什麼要來呢？

王 凝 我隨着這老眼，元啓。

吳 姬 (繼續) 我不信，你必定有另外的原因。

王 凝 那末請你猜測，還有什麼原因？

吳 姬 (感嘆) 是要來完成一件任務。

王 凝 (微笑) 哈哈，你猜得真準確，可你畢竟辦着是那一件任務？

吳 姬 (輕聲) 我在此地，我在此地。

王 凝 不對，你還猜了。

吳 姬 那末你說說看。

王 凝 是這秘密。

吳 姬 什麼？來我？

王 凝 救救這難過個裝，你的自由結尾。

吳姬

(四環彩色) 廣的嗎？
當然不是呀！

王姬

(感激萬分) 雙龍騎士！那你真是我的生身父母了！
(連忙扶起) 快起來，給人來看看見了會起疑心的。

吳姬

(向坐椅上) 那是怎麼樣才離開開這烏龍呢？
這倒我有辦法。(稍頓) 不過還有一點兒困難。

王姬

(有什麼困難呢？

吳姬

(稍遲疑) 這困難只在於能否克服？
(擔憂) 只有我能否克服？

王姬

恐怕！

吳姬

那末請你說說要克服。

王姬

恐怕朱軍師要從中阻礙我們的計劃。

吳姬

怕什麼？

王姬

因為他是介紹給我的，當然不贊成我離開。
那末怎麼辦呢？
辦法倒有，但不知道能否成功。

吳王姬：只要使我們的目的傳達，我們就可以做到。

王姬：最好是僅僅題目弄掉了。

吳王姬：可是他並沒有弄掉啊！

王姬：雖然不可以自己去想嗎？

吳王姬：也許可以。

王姬：（再進一步）爲了來，前途，你的光明，希望她下決心。

吳王姬：這個我知道。

（外還有腳步聲）

吳王姬：（用自示意）這曲子真好聽，如果千歲聽見了一定也喜歡的。

符堅：（上）又有什麼新的曲子？

吳王姬：是王將軍新寫的故鄉曲。

符堅：故鄉曲，好聽聽的名字，可惜我近來心緒太壞了，不然也想聽一下。（坐下）

吳王姬：千歲，外面的情形好壞了一些沒有？

符堅：好什麼？又吃了一大敗仗。

王姬：什麼，又敗了？

符堅：還不是上了謝玄的當。

姜 是在這一會事？

自從朱軍師圍城裏，總算就拚命地進攻，所以城陷也丟了，忽然他們又不進攻了，謝玄派了四個戰馬來說，同意從前和朱軍師商定的條件，就是我們的軍隊退到淝水以西，淝水之東由他們駐紮，這樣就可以開始談判和平了。

主 我從前不是這樣主張嗎？爲了這問題我吃了謝玄許多虧，現在他自己又提出了，原來我也不會同意他們的意見，實在因爲近來看看情勢非常惡劣，所以就答應了。

勇 和平的事情講妥了沒有？

姜 商妥了什麼？據我們的軍隊過淝水以西撤退的時候，還沒有完全渡過河，他們就忘瞭的新邊界，我們的軍隊一半落水而死了。

主 現在誰藏人呢？

姜 淝水渡過了，離這裏很近了。

勇 勝敗應該怎樣算？千鈞也不用消極。

姜 你從這裏退入。

勇 你教有條去，謝玄今天才回來？

姜 我從謝玄掛牌了。

符堅 謝玄不扣留朱軍師，怎麼倒扣留你呢？真奇怪！

從 乙 據爲了朱軍師的關係。

符堅 什麼？食事正。

從 乙 （上前與堅拜路）……

符堅 真有這回事嗎？

從 乙 主筆萬無一的。

符堅 想不到這條伙會這樣沒良心。

王 羲之（知朱軍師生擬藉機退出）我還有一點事不奉陪了。

從 堅 不教她歇了嗎？

王 羲之 等一會再來。（下）

從 堅 罷罷東西，我非要用重的懲罰他一下不可！

從 乙 千歲，是怎麼一回事呀？

符堅 朱道義有叛國的嫌疑。

吳 姬 這消息是那兒來的？

將 妻 伯雅乙是他親家看見的。

吳 姬 （指續進義）這個人根本就靠不住，所以屢次要求到南方去議和，還不是去送死。

臨時應付。

符鑒 雖在桌不過他跟我很久了，也許是敵人修的計？

吳經 無難計，有計者朱連德和顧玄亮竟是同學，這是毫無問題的。

符鑒 這的確令人可疑。

吳經 照我看來，他一定和敵人有勾結，常把這裏的軍事秘密洩漏出去，所以近來常

拍胸仗。

符鑒 へ若麼？他和我當敵人的好哥！

吳經 我敢斷不發生氣，再要他做點事來弄弄一下，什麼都明白了。

符鑒 好，你去把這東西辦來。

從乙 是，在下。

符鑒 要是他說的通通敵人的話，我非把他千刀萬剮不可！（嘆氣）唉，真氣死我了。

吳經 手裏不必為這事情煩惱，虧得這消息洩漏得早，不然真受害不淺了。

符鑒 實說不身能竭力主和，照我預定的計劃做去，恐怕現在江南早已到手了。

吳經 這個人真早就要心他了，因為他是子誠的心腹，我也不便說。

符鑒 好，說罷了，不是更好嗎？

吳經 如果他的確敵，再把他留在這裏危險性很大！

笑 聽候傳見，斷無花！

林 聽候傳見，這殊做自作孽，不可活。

長 以 公孫祖義車前

道 誰 香風不散，燒香

笑 聽 好太師的查生事

從 四 好流離，隨家遊

道 老 莫明奇妙，只得跪下）我……我……

從 聽 好到兩表，素續果，百結果，怎麼提？

道 聽 因無緣去反對，所以無結果，怎麼提？我不是早告訴你了？

從 聽 沒在細果，個個有結果，張師！

道 聽 什麼對……

從 聽 避開無緣，聽問你為什麼弄私通，人出不老實說，不聽我的話，

道 聽 怎麼吩咐，大事以重，我……我怎麼會私通敵人呢？

從 聽 聽聽，聽有公孫祖義，聽的

道 聽 聽聽，聽是

從 聽 聽聽，就是跟你去的人，你說給他聽。

符從甲乙消息，要與風貨，既滿即歸。

遂付其堅干，幾在無道，有什麼抵賴？

道義（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

符從甲乙消息，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吳（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符從甲乙消息，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吳（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符從甲乙消息，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吳（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符從甲乙消息，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吳（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符從甲乙消息，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吳（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符從甲乙消息，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吳（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符從甲乙消息，幾聲哀有這回事，完全是他亂說的。把我扣押起來，還不是因為知道我是千歲？

果你無意這功勞，便是種林庫。

符 聖：要與將軍種林庫？那一切都完了。

（乙奔到火堆中，躲避義軍的襲擊。）

從乙乙至（呈書信遞過）：無意也乎？朱軍師的首級請驗。

符 聖：不敵將軍，乃是那兒起火？

從乙乙至：將軍是種林庫。

符 聖：完了，那失竊地，請止了吳姬等，速過來看，快……快請將軍速來。

從乙乙至：是了（急奔）。

符 聖：這係什麼？一切都完了。

吳 姬：也許這是不決，牛馬還是寬心，請。

符 聖：種林庫，失竊也，也許是敵人奸細所放。

吳 姬：如果與的，請速來，將軍那傢伙，請速來。

符 聖：所以請速來，有餘事。

吳 姬：（急奔）。

符 聖：（急奔）。

符 聖：你知這林庫失竊的事嗎？

姚真 知道。

符堅 怎麼會失火的？

姚真 因為看打花鼓而起的火。

符堅 那兒打花鼓？

姚真 聽說最近糧寨附近村子裏，到了一個打鳳陽花鼓的鄉下姑娘，生得胖嘟嘟，步履輕盈，把地叫到庫裏打花鼓作樂，誰知到了半夜裏就失火了。

吳姬 那個打花鼓的人呢？

姚真 後來就不見了。

吳姬 一定也是敵人派來的奸細。

姚真 恐怕是的。

符堅 那末事先你為什麼不來報告呢？這樣就忽這好帶兵嗎？

姚真 （慚愧）是……是。

符堅 究竟損失好多呢？

姚真 聽說庫裏所囤積的糧食完全燒燬了。

符堅 步額這傢伙太混蛋了！

姚真 我早說他靠不住，性子暴躁，又歡喜喝酒，可是……

將「塵」(老淚成怒)「不要多說了，還住著你該多負責任，快去把步額抓來。」

將「塵」(心中憤恨甚，含怒下)……

特「塵」(知大屋危殆，消極萬分，一口長氣)唉……

吳「姬」(安慰)「千歲，也不必消極，羽敵太深了，還是到裏面去休息一會兒吧。」

(吳姬陪堅入內室)

(從乙)「入荷樓立帳內，深處無聊」

(火光漸小，風雪交加)

(從乙)現冷狀)

(外面傳入哨兵們談話聲：「風雪這末大，我們身上還穿著軍衣，真要冷死了！」

「糧草都燒光了，不但要冷死，恐怕還要餓死哩！」「唉！這個日子怎麼好過，

去罷？」

(外面風聲交加)

(外面兵士叫冷聲)

(聲音傳來「敵線前」喊聲)

「北風送血腥，冷月映骨影；

曉山高，澗水滔滔；

故鄉在何方？

衣破誰入補，腹餓誰人曉？

認清否？

敵人和同胞！

×

×

×

×

×

烽火焚家園，狼烟毀宗廟；

爹娘茫茫，妻女遙遙；

直地怨荒蕪。

滿臥誰人盡，戰死誰人葬？

快起來。

報仇在今宵！

×

×

×

×

×

（北風又起，葉沙走石）

（晉營傳來喊殺聲）

（台外頭兵談話聲又起：「恐怕是敵兵來夜襲了哩！」「鬼話麼的？」「身子又

冷，肚子又餓怎麼好打呢？」）「不如逃生去吧，」接着像有許多兵士同情似的，

從乙

齊說：「逃生去罷！」突然開至廳外作）
（吃驚）「不好了！東邊了！」（齊聲呼救）（將軍驚起）「報告！不……不……不……」

符堅

（符堅與吳姬出來俱現驚慌狀）
什麼事？

從乙

兵變了！
x x x

符堅

兵變了！

符堅

（外）王！兵變了！

符堅

（不勝驚慌）變了也好。

王姬

（王姬慌張奔入）

吳姬

手護王姬，不舒手，王姬又出動了。

王姬

（慌）王！王將軍這怎麼辦呢？

符堅

還是找通地方暫避一下罷。

符堅

（不語，神志失常地）……
（燒其奔入）

符堅

又有什麼消息？

無美

千兵平康，兵士們因為身上太寒冷，又聽到糧草都燒燬了，飢寒交迫，連被改營裏傳過來的歡聲，消散了他們的戰鬥心，所以聽聽了很多，現在只有虎衛軍三千人沒有剩。

名

統帥

難道說自萬雄兵統帥三千了嗎？
厚聲雖說數天來夜裏了，所以這三千虎衛軍也有點靠不住。千歲，早些想辦法

罷。

（八公山上草木爲大風吹動，如喊殺聲般）

（大家注意陳壁，都有懼意）

王

（掛六公山）怎麼，那邊也有敵人！

真

貴爵，這怎麼辦呢？

符

（壁與公山失驚）敵人會這末多，好利害！

美

（壁與公山失驚）早定辦法罷，是戰還是退？

傅

（壁與公山失驚）我們退罷！

美

（壁與公山失驚）對吳姬看一眼）

美

（拒絕）不必，統帥軍，這裏請你保護千歲罷。

符堅 那末隨王將軍保護銘銘，（銘銘必現不快狀）

王羲之 可以，讓我扶扶起來。

吳越 你立刻就來。

王羲之 就來的。（友友下）

（吳越離堅扶拱）

符堅 王羲之，現在到鎮陽去？

符堅 同是去。

吳越 路很遠，恐怕我追不上銘銘了。

符堅 過了戰區，我們慢慢兒走好了。

（外面晉兵喊殺聲大作，秩序亂甚）

吳越 越等越不對了，快些走罷！

符堅 王將軍怎麼還不來呀？

吳越 我們到外面去等候罷。（垂頭喪氣往外走，姬在後，真隨同保護）

符堅 王羲之，你好好候着，（拉劍）

符堅 王羲之，你好好候着，（拉劍）

符堅 王羲之，你好好候着，（拉劍）

姑 我，我今天要替兄報仇了！

（敵人解圍，聖已受傷，筋力不勝，跪擊倒，裏復一劍刺死聖）

姦妻 （望路塵，知己殞，現寒氣，悲感刺入骨，喘氣，四顧望，見屍屍在塵中，臉現色

情狂，漸漸起煙）

吳姬 （鬆開，現仇恨狀）該死！

姦妻 （色迷迷）美人，我死想死妹了，今天可以達到目的了。

吳姬 （正色）看你這樣子，簡直像瘋癲了。

姦妻 是的，我爲了你，所以才發瘋了。

吳姬 沒有良心的東西！

姦妻 爲了愛情是顧不得良心的。

吳姬 放廢！

姦妻 放廢得好，來來來，我們來親一親，（上前欲擁抱姬）

吳姬 （急躲）……

（兩人追逐）

吳姬 （威逼）你再不服從，我要砍了你的。

姦妻 你這不要臉的畜生，我怕你嗎？

燕笑（老萊戲舞）奸江看燕跑到郭裏去。（拔劍刺姬）

葵 薺 (中劍、捲葉倒地) 啊呀！不！不！

莫（見離中劍，急將劍擲地上奔過去探視）怎麼了？

真(恨)你，你還沒有良心的畜生！

主 婦（即主母）是狀元之妻，故稱「主母」。

蘇軾（蘇軾，字子瞻，眉山人，世稱蘇東坡）是宋

「你太晚了！」

「音響」の音が、おぼろげに聞えた。

（現貨魚，與差價精）兩噸餘錢我報了

（儘量流淚，以手擦淚）我不會死的！

與鯉 不來不來，我是不中用了，我死了以

漢書地理志卷之六

主藥 八寶丹、撲驚散、清心丸

吳姬（垂淚掙扎，身軀積木伸立）願你多壽多福敵人，替已死的同胞報仇！

(斷筆，餘在飛樓中)

王 凝

（心肺俱裂，抱緊姬屍暗泣）……

（凝妻穿鄉女服裝，從八公山歸來）

王 凝
（見夫懷中擁一婦人，心中大疑，躊躇上湧）王凝，你幹什麼？
（神經失常，突然抬頭見妻不覺大爲失措）妳……妳……妳……

——幕急落——

（全劇終）

註

參攷書目

網鑑會纂

王鳳州編校

五十世紀中國歷年表

劉大白編

漢魏六朝文學

陳鍾凡著

御批歷代資治通鑑

清高宗監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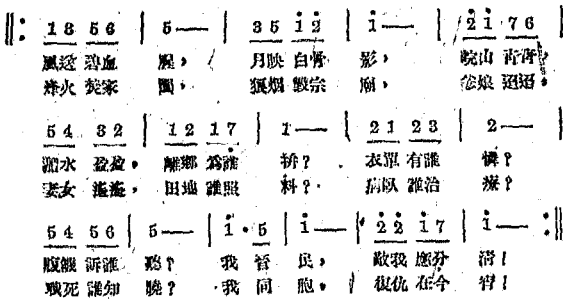
2/4

復仇在今宵

詞曲 著作 影印 夢保

7-2

(即「救世軍」)



★ 當今戲劇叢書 ★

風聲鶴唳

著作者 周劍塵

編輯者 徐昌霖

發行者 唐秉彝

發行所 當今出版社

總經售

重慶林森路
建國書店
第二十四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每冊

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10212

4563



雷今戲劇叢書
徐昌霖主編

封面設計：陳新

愛國正風書店經售

上海南京路三八一號

520.